

國學研究

部 集

世界書局印行

例言

一 本書的目的：在論述吾國自漢以來諸家的「專集」，及其他「集部」之書，藉以啓導初學者研習「文集」的門徑，認識「集部」的內容；並於吾國各集的抉擇去取，各家的學問根源，加以簡切的說明，使學者得以明瞭「集部」的概狀。

二 本書的內容：依據四庫中所著錄的各集，擇其最重要的作家，分類列舉；每類之內，先說這一類的概要，再分論各集的大致；若「別集類」中所選各家的「文集」，則更用文學史編制的方法，以各時代最著名之文學家，擇充選錄，俾便研習。

三 本書的編制，凡分七章：首論研究「集部」所需的常識；次述「楚辭類」的「作家」與「註家」；再次為「別集類」，以其「文集」較多，分為上中下三章，以調劑篇幅；更次為「總集類」與「詩文評類」，擇其中比較重要的

諸製，爲之論述；若「詞曲」一門，本爲文學閏餘之物，今姑從略。

四 本書爲學者欣賞文學，及研究便利起見，故對於各集的選擇，處處以「關乎文學」爲標準，「力求簡易」爲原則；至若「作者」的小史，與「傳本」的歷程，亦爲閱讀諸集時不可不知之事，今於每部「集」中，對此二者，均加以說明。

五 本書專供一般初讀「集部」的人作參考之用，故所取材料，不求博瞻；每類之中，祇擇其卓然有名者箸錄；有志於是，或就其全部作家的文集以觀，或選其性所喜好的略習幾種，無所不可。

六 四庫之中，「集部」最爲浩博，去蕪存菁，選以供學者之研究，本屬難事，是以自來編輯「集部」之書者絕少。此書就著者主觀所及，拉雜編成，去取之間，諸有不當，希海內明達，加以指正！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十日，顧藎丞於光華。

目次

第一章 總論	一
一 「集」字的意義	一
二 「文集」的來源	二
三 「集部」的分類	六
四 「集部」的評議	一一
第二章 楚辭類	一五
一 楚辭	一七
二 楚辭的註家	二九
子 王逸楚辭章句	三〇
丑 洪興祖楚辭補註	三一
寅 朱熹楚辭集註	三三

卯 吳仁傑離騷草木疏……………三四

第三章 別集類上——漢魏六朝的別集……………三五

一 揚子雲集……………四〇

二 蔡中郎集……………四二

三 孔北海集……………四四

四 曹子建集……………四七

五 陸士龍集……………四九

六 陶淵明集……………五〇

七 鮑參軍集……………五三

八 謝宣城集……………五五

九 江文通集……………五七

十 庾開府集……………五八

十一 徐孝穆集……………六一

第四章 別集類中——唐宋兩朝的別集……………六三

一 王子安集……………六七

二 楊盈川集……………六九

三 盧昇之集……………七一

四 賂丞集……………七三

五 張燕公集……………七五

六 李太白集……………七七

七 杜工部集……………八〇

八 元次山集……………八三

九 獨孤毗陵集……………八五

十 韓昌黎集……………八七

十一 柳柳州集……………九〇

十二 皇甫持正集……………九三

十三	李文公集	九四
十四	白氏長慶集	九七
十五	杜樊川集	九九
十六	穆參軍集	一〇一
十七	歐陽文忠集	一〇四
十八	元豐類藁	一〇七
十九	臨川集	一〇九
二十	嘉祐集	一一一
二十一	東坡全集	一一三
二十二	欒城集	一一五
二十三	朱晦庵集	一一七
二十四	黃山谷集	一一九
二十五	劍南詩藁——渭南文集	一二一

第五章 別集類下——元明清三朝的別集……………一二四

一 牧菴文集……………一二七

二 道園學古錄……………一二九

三 文安集……………一三一

四 宋學士全集……………一三三

五 誠意伯文集……………一三五

六 遜志齋集……………一三七

七 空同集……………一三八

八 震川文集……………一四〇

九 弇州山人四部集……………一四二

十 望溪集……………一四四

第六章 總集類……………一四六

一 昭明文選……………一四七

二	玉臺新詠·····	一五〇
三	文苑英華·····	一五一
四	唐文粹·····	一五二
五	宋文鑑·····	一五四
六	文章正宗·····	一五五
七	元文類·····	一五七
八	明文衡·····	一五八
九	唐宋八大家文鈔·····	一五九
十	四六法海·····	一六一
十一	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	一六三
十二	古文雅正·····	一六四
第七章 詩文評類 ·····		
一	文心雕龍·····	一六八
		一六六

二	詩品.....	一六九
三	文章緣起.....	一七一
四	本事詩.....	一七三
五	六一詩話.....	一七四
六	中山詩話.....	一七五

集 部

第一章 總論

一 「集」字的意義

什麼叫做「集」？按之許氏說文解字曰：「集，羣鳥在木上也」。這個字的形體，原本作「𪛗」，从三隹在木上。隹，是指短尾的鳥；三，是表其數之多；因此，字从三隹在木上，便有「集合」之意包含在內。小篆把牠省作「集」，則無「集合」之意可尋了。又按此字，古文作「𪛗」，祇取三隹集合，而不从木，這是重在「集合之義」，而不重在「集合之地」的。後人引申牠的意義：有作「雜」解的，如孟子中有曰：「是集義所生者」，朱「註」：「集，雜也」。有作「合」解的，如史記中曰：「天下雲集響應」，「索隱」曰：「



集，合也」。總之，集字的形成，兼有「會聚」或「雜合」之意，存乎其間。

至若「文集」之所以謂爲集者，大抵因爲某一家著作中所輯的文字，是雜集各種學術，或各種文體而成；有異於「經」「史」「子」等，專守一家之言，而不相混雜的。今按漢書藝文志，有謂：「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云云。顏師古「註」曰：「輯與集同，謂諸書之總要也」。是「集部」的名目，漢時已肇其端了。要之，三代而下，凡有文人學士，其著述成書，而不能列入於「經家」「史家」「子家」的，都得稱牠爲「集」。「集」中所包括的，詞賦文章，一切皆有；且多著聲於藝林，卓然可爲後人所取則的。後世又因牠位於經（甲部），史（乙部）子（丙部）三者之下，故亦稱「集部」爲「丁部」云。

二 「文集」的來源

欲論「文集」的起源，請先論這個「文」字。按易經上說：「物相雜，故曰文」。許氏說文曰：「文，錯畫也」。又說：「彪，犮也」；「犮，彪也」。論者或謂「文理」「文字」「文辭」等，都得稱牠爲「文」，若形容牠的華美，則當稱作「彪」。其實所謂「錯畫相雜」，本含着「華美」的意義，稱「文」，已經很足夠了。彪字，是一種犮乳之辭，所以後世少有承用牠。劉熙釋名，則說：「會集衆彩，以成錦繡；會集衆字，以成辭義，如文繡然也」。依此看來，彩繡之美，這是文的本義；若屬辭的美，同於彩繡，亦得稱牠爲文。大概人的表達意志，最初是用言語的，繼之遂有文辭。孔子所謂：「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又說：「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這兩句話，真是不錯！

嘗考吾國文字的形成，遠在上古軒轅的時候。其後因文化的推演，於是文辭也一天進步一天。就其大體而論：凡是古聖先王的遺訓，足以經綸天下的，後人稱牠爲「經」；敘記歷代帝王的言行政教，以傳於後世的，後人稱牠爲「

史」；道術既裂，方術以興，一般才士，各得其學術的一端，以自鳴其說的，後人又稱牠爲「子」；這都是周秦以上的文字，而且是各有專家不相雜廁的。

但自周秦治學分途以來，諸子百家的學說，盪然以起，誠不勝其紛紛擾擾之狀，有識的人，固已病其道術的分裂了！然其時專門傳家之業，創之者原不欲以文自名；苟足顯著他的專業，而可以傳授他的門徒，那麼他的說解，也便終止於此，從沒有參差龐雜之文的。兩漢的時候，文章的制作，漸漸地豐富起來，而其品類也漸雜，這是著作上「風格」的始衰。然而賈誼的奏議文字，編入於新書，相如的詞賦作品，僅記其篇目，都能成一家之言，和諸子的書，差別還不很相遠，初未嘗有彙次諸多的文體，哀焉而成一部「文集」的。

東京以下，一直到了建安黃初之間，一般文家對於文章的制作，遂益見其繁多。然吾人試觀范蔚宗的後漢書和陳延祚的三國志，他們兩史中所次的「文士」諸傳，載其文筆，都只說所著「詩」「賦」「碑」「箴」「頌」「誄」等

若干篇，而不說有文集若干卷，是則文集的實質已具，而文集的名稱，卻還沒有創立。自從晉代的摯虞，他創爲文章流別之說，一時學者都以爲便，於是別聚古人的作品，標爲「別集」，而文集的名稱以立。由此看來，那麼文集這個名目，也許是昉於晉代了！

自荀勗的中經，始有「四部」之分，他把「詩」「賦」「圖讚」，和「汲冢」之書，都歸入於「丁部」。其後王儉的七志，又以詩賦爲文翰志，而介於諸子和軍書的中間，於是「集部」的起端以開，但尙沒有人居然把牠列爲專目的。直到阮孝緒撰述七錄，中間祇將「技術」「佛」「道」，分爲三類，而「經典」「紀傳」「子兵」「文集」等目錄，已全爲唐人「經」「史」「子」「集」四部名稱的權輿。故魏徵所主撰的隋書，其中經籍志一篇（長孫無忌所作），即明定「四部」的條目。而後世之條別典籍的，也都依此爲法了。

總之，吾國的學術，自「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

「章」之學興。文章呢，是辭章不能專家，而萃聚文墨，以爲蛇龍之沮澤的。所以「經學」不專家，而文集有「經義」的一目；「史家」不專家，而文集中有「傳記」的一項；「子學」不專家，而文集中有「論辨」的一門。後世的文集，除了「經義」和「傳記」「論辨」這三類名目以外，其餘無莫非「辭章」之屬了。辭章一道，實具備於戰國的時代，後世的人，不過承其餘緒，而代變其體製罷了。學者不察，乃原溯藝文所創的流別，甚且以蕭梁的文選，奉牠爲辭章之祖，那真不知古今流別的意義了。

三 「集部」的分類

「集部」的書籍，於「四部」中最見浩繁。大抵除「經」「史」「子」三種專家之學而外，凡是著書立說卓然可以名世的，都得列入於「集部」。因此集部的分類最難，而且亦最複雜。自從隋書經籍志中，牠根據了阮孝緒的七錄

，創爲「四部」之說，於是「集部」的一目，便爲後世學者條列書錄的宗則。

今按隋書經籍志中的「集部」，牠所分的條目，僅有三項：一曰「楚辭類」，二曰「別集類」，三曰「總集類」，而以「道經」和「佛經」兩類，附在牠的後面。此後唐宋以下諸史中，凡「藝文」（亦有稱「經籍志」的）一部所列「集部」的分類，大都以隋書爲本，沒有甚麼出入。到了前清乾隆的時候，下詔修纂四庫全書，而以河間紀曉嵐綜其事。他便於隋書分類之外，別加上「詩文評」及「詞曲」兩類，於是體制上格外見得詳備了！

集部的條目，以楚辭起源最古，故列牠爲第一類；「別集」次之，列第二；「總集」又次之，列第三；「詩文評」最晚出，列第四；若「詞曲」，那是文藝的閏餘而已，故列於第五。今將各類的大概情形，分述於下：

(1) 楚辭類 「楚辭」這一種文字，是戰國時楚大夫屈原所創作的。蓋自周室衰亂以後，詩人寢息，風雅淪亡，於是諂佞之道以興，而諷刺之辭以

廢。楚有賢臣屈原，因被小人的讒間，放逐於外，他便著了離騷八篇。言已離別愁思，故欲申抒其心，以自明其無罪；並想借此諷諫，希望君王的覺悟；然卒不見省察，遂投汨羅以死。他的弟子宋玉，痛惜其師之遇，又傷而和之。此後若賈誼，東方朔，劉向，揚雄等，這般人，也都嘉其文彩，相繼擬作。自來文人，以離騷之體，爲屈原所始創，而原又爲楚人，故定其名曰楚辭。

(2) 別集類 「別集」的名稱，這是漢東京以後所創設的。大抵吾國古代的文人，每多不喜以文章自名，故秦朝以前的書，無有稱爲文章的。自屈靈均以下，屬文之士，日見衆多。到了漢世，始有詞人。迹其著作，大都志向不同，風流殊別；而著者又不自檢集，往往由他人爲之追錄，故武帝命所忠求相如的遺書，魏文帝亦詔天下上孔融的文章。六朝之時，文人始自編次，唐末又更爲刊版印行。大抵自編則多所愛惜，刊版則易

於流傳，此所以「四部」之書，「別集」最爲龐雜。然後之君子，如欲觀各家文章的體勢，而見其心靈，那末「別集類」中，取用爲最宏大了。

(3) 總集類 「總集」一類的所由起，蓋因建安以後，「辭賦」的制作，轉趨繁多，衆家的私集，日益滋廣；於是晉代的摯虞，苦閱者的勞倦，乃摘採其菁英，芟翦其蕪穢，自詩賦以下，各爲條貫，合而編之，稱牠爲流別。是後文集總鈔，作之者相繼以起，而一般屬辭的文人，都以此爲準輿而取則了。大概「總集」之作，多由論定，其間去取之道，雖或能孚合衆議，然往往聲氣攀援，甚於「別集」。今嶄然而獨存的，有玉臺新詠等以下數十家。

(4) 詩文評類 「詩文評類」的作家，最著於齊梁之世。然凡評議詩文，要在一秉至公，無偏無歆；不宜逞其意氣，感情用事。試觀同一「八病四

聲」之說，鍾嶸因了求譽不成，便巧作誹議；劉勰因了知遇獨深，便繼爲推闡；是則詞場恩怨，從古如斯，又何怪後世的聚訟紛紜了！大概古來門戶構爭的意見，莫甚於「講學」，而「論文」次之。「講學」的人，聚黨分朋，往往禍延國家；而「論文」的人，祇知筆舌相攻，卻沒有亂及國事的。蓋講學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時政，其事和權勢相連，故其患大；文人的詞翰所爭，爲名譽而已，與朝廷無關，故其患小。今選「詩文評類」，自當掃除界限，一準公平，各取其所長，不護其所短，這有關於世道人心之防，不僅僅爲文體計的！

(5)詞曲類 「詞」和「曲」這兩種體式，古來的學者，都以爲在文章技藝之間，其品最下，無裨世教，故作者多不重視牠。祇有一班才華煥發之人，有時好以綺語相高，偶爾爲之罷了。然自「三百篇」變而爲「古詩」，由「古詩」變而爲「近體」，更從「近體」變而爲「詞」，「詞」

變而爲「曲」，其間層累而降，大家也莫知其所所以然。吾人試究溯牠的淵源，實亦「樂府」的餘音，風人的末派；而於文苑之中，同屬附庸之品，亦未可全斥爲俳優之物的。近世的學者，對於文學的範圍，眼光益見廓大，故「詞」和「曲」二者，也都認爲純美的文學了。

以上五種集部的分類，全是根據清代四庫全書的部次而取則的。其中以「楚辭類」的作家爲最少，「別集類」的作家爲最多。若「總集類」，「詩文評類」，「詞曲類」，則又各按年代，搜羅詳備。今爲便於初學者研習起見，祇就各類中擇其最爲重要者，選錄若干種，以資觀覽。

四 「集部」的評議

吾國古代的典籍，大都是掌之於王官之手。自六典亡而有七略，官師已失其所業，於是處士遂紛紛起而著書。嘗考那時的著作，雖說法無紀統，然綜其

本旨，大都在欲推其所學，俾可見於當世的施行；故其文字雖連綴不休，而其指趨可約；其說解雖波譎雲詭，而亦駁雜百出。因此老，莊，申，韓，「名」，「墨」，「縱橫」的學說，漢初一般的儒者，猶能治理其業，這是「師傅」未失的明驗！

到了魏晉的時候，專門傳家之學，漸漸地淪亡。一般文章之士，都以著作爲榮華，於是詞賦，章，表，銘，箴，頌，誄等製作，因事結構，命意各殊，其旨非「儒」非「墨」，其言時離時合，好事者把牠裒而次之，稱之爲「文集」，而專門的學術以絕！自荀勗李充諸家，已不能推究七略的源流。至王儉阮孝緒等出，其所論纂，相去格外遠了。此後「方技」「兵略」，合於「子部」，而「文集」便目爲專門。及唐人創「四部」之說，乃爲後代著錄不祧的成法，從此天下的學術，益紛然而無復紀綱了！

大概七略承六典的衰敝，而不知存六典的遺法；四部又承七略的衰敝，而

不知存七略的遺法；所以七略還能以「部次治書籍」，而四部不能不以「書籍亂部次」了。然四部的所以藉口於不能復七略者，其最大的原因，曰，由於「文集」日繁，不列專部，將無所統攝耳。其實集體雖見繁賾，要當先定作集的人物。人的性情，必有所近；既得其性情本趣，那末「詩賦」之所寄託，「論辨」之所引喻，「敍記」之所宗尚，便可掇其大旨，略其枝葉，則古人所謂一家之言，如「名」「法」「儒」「墨」之中，必有得其流別的了；那又無須乎立「集部」之名呢？

總之，自著作衰而有「文集」。後世的學者，貪於簡閱的便易，而不知實學的衰歇；狃於易成的虛名，而不知大道的散失；於是其勢如江河的日下。而碩學之士，欲從狂瀾既倒之後，思障百川以東流，其不為舉世所非笑，而指目牽引為言詞，又何可得呢！大抵古人有專門之學，然後有專門之書；有專門之書，然後有專門之傳受；吾人即類以求書，因流以溯源，部次的方法既明，那

末雖是三墳五典之書，也可坐而致之了。自從「校讐」法失傳以後，文集之學遂起；一編的中間，先自不勝其龐雜，後來的人，更何從窺見古人的大體呢？

例如：楚辭一種，是屈原一家的書籍。自從阮孝緒的七錄中，首先把牠收入「集部」。於是隋書經籍志，便特表「楚辭」一類，因併「總集」「別集」，而別立集部一門。自此以後，遂爲箸錄諸家的成法。然試充其「義例」以言，那末相如的「賦」，蘇，李的「五言」，枚乘的七發，亦當別標一目，而爲「賦類」，「五言類」，「七發類」了。是則「總集」「別集」之稱，更何足以配之？考其源流的太濫，實始於詞賦不列專家，而文人各有文集的緣故。

又如：文心雕龍一書，是劉勰專門的書籍。自從集賢書目中把牠收入「總集」，於是唐書藝文志中，乃併史通，文章龜鑑，史漢異義等書爲一類，遂爲鄭樵通志，馬端臨文獻通考等諸子的通規。今試擴充他的義例，那末魏文帝的典論，葛洪的史抄，和張鷟的文士傳等，也當混合以入於「總集」了。則是一

史部」「子部」的名目，又何得而分之呢？考他義例的混雜，實因於「文集」難定專門，其相類似的，又都可以亂真之故。

自著錄既無源流，於是作者的標題，便亦毫無定法。故郎蔚之的諸州圖經集，那是「史部地理」而有集名的；王方慶的寶章集，那是「經部小學」而有集名的；元覺的永嘉集，那是「子部釋家」而有集名的。其他百家雜藝的末流，識見既屬庸闇，文字又復鄙俚；乃或抄撮古人，或自明小數，本不是集類，而紛紛自稱牠爲集部的，那更何足勝道了！是以「集部」既興，學術的流別以混，使從事於典籍的人，遂有「歧路亡羊」之嘆。然而風會所趨，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啊！

第二章 楚辭類

自古哀集屈原宋玉以下諸家的辭賦，而定其名爲楚辭的，這是始於漢代的

劉向。後人或稱牠爲「騷」，所以劉勰的文心雕龍中，其品論楚辭，便用辨騷二字以標目。考諸司馬遷的史記，有曰：「屈原放逐，乃箸離騷」，那是史遷舉其中最著名的一篇以爲言的。至若九歌天問以下諸篇，均襲「騷」名，這便全非事實了。

自隋書經籍志中的「集部」，始以楚辭別立爲一類，於是歷代的箸錄，便都沿襲牠的成法。這大概因爲漢魏而下，辭賦的體製，漸見變易；某家全集之中，從沒有全部作此種「騷」體者；他集既不和楚辭相類，而楚辭亦不和他集相同；因其體例既各有異，於情於理，遂不得不爲之分箸一門了。

欲讀楚辭，自不能不參用註家。楚辭的註家，從東漢以訖宋代，其間大都遞相補苴，無大異詞。到了近世，各家始多別解，於是割裂破碎，言人人殊；甚至錯簡「說經」之術，蔓延及於「詞章」，這真遺誤後學不淺！今錄楚辭的註家，除王逸的楚辭章句，洪興祖的楚辭補註，朱熹的楚辭集註，及吳仁傑的

離騷草木疏等以外，其餘一律不取，藉以杜絕亂竄古書的惡習！

一 楚辭

楚辭一類，雖有隋志列爲「集部」的專目，然其中所包括的，除屈原諸作而外，尚有宋玉以下漢代諸家的文字。今欲研究楚辭，請先論述屈原的離騷。

按史記屈賈列傳曰：

「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上官大夫因讒於王，……王怒而疏屈平。屈平嫉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

」。

考上面太史公解釋「離騷」兩字的意義，是把離字作「遭」解，騷字作「憂」解，蓋謂屈原因「遭逢憂傷」，故取此二字以名其文的。其實屈原的文字，的確是「賦」體，所以班固的漢書藝文志中，有曰：「屈原賦二十五篇」。自梁代昭明太子集錄文選，不把牠併入「辭賦」一門，而別名曰「騷」，於是後世沿用牠，便都以「騷」爲稱，那真毫無意義了。

班史藝文志所謂「屈原賦」二十五篇，今其文皆全。不過除離騷經，天問，遠遊，卜居，漁父等五篇，單獨成文外，其餘九歌析爲十一篇，九章分爲九篇，合之，恰成「二十五」之數。茲將各篇的「概要」列述於下：

一、離騷經 王逸曰：「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褻，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

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己也。

二、九歌 王逸曰：「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鬱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己之冤結，託之以風諫，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義焉」。全篇分十一章，其目如左：

(A) 東皇太一 五臣曰：「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曰東皇」。以下每篇之目，皆楚之神名。

(B) 雲中君 王逸曰：「雲神豐隆也。一曰，屏翳。漢書郊祀志，有雲中君」。

(C) 湘君 劉向列女傳曰：「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湖之間，俗謂之湘君」。

(D) 湘夫人 洪興祖楚辭補註曰：「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

(E) 大司命 五臣曰：「司命，星名，主知生死，輔天行化，誅惡護善也。大司命曰：「乘清氣兮御陰陽」；少司命曰：「登九天兮撫彗星」；其非宮中小神，明矣。」

(F) 少司命 漢書郊祀志曰：「荆巫有司命」。司命非一，故有大司命少司命之分。

(G) 東君 博雅曰：「朱明耀靈，東君，日也」。漢書郊祀志，亦有東君之名。

(H) 河伯 抱朴子釋鬼篇曰：「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

(I) 山鬼 莊子曰：「山有夔」。淮南子曰：「山出噪鳴」。楚人所祠

之山鬼，其或類此乎？

(J) 國殤 謂死於國事者。小爾雅曰：「無主之鬼，謂之殤」。

(K) 禮魂 禮魂，亦作祀魂。或曰：「禮魂，謂以禮善終者」。

三、天問 王逸曰：「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
昊旻，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
琦瑋僂僂，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
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舒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
其文義，不次序云爾」。

四、九章 王逸曰：「屈原放於江南之野，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
九章。章者，箸也，明也；言己所陳忠信之道，甚箸明也。卒不見納，
委命自沈；楚人惜而哀之。世論其詞，以相傳焉」。全篇分九章，列目
如下：

(A) 惜誦 此章：言己以忠信事君，可質於明神；而爲讒邪所蔽，進退不可；惟博采衆善，以自處而已。

(B) 涉江 此章：言己佩服殊異，抗志高遠，國無人知之者；徘徊江之上，嘆小人在位，而君子遇害也。

(C) 哀郢 此章：言己雖被放，心在楚國，徘徊而不忍去；蔽於讒諂，思見君而不得。故太史公讀哀郢而悲其志也。

(D) 抽思 此章：言己所以多憂者，以君信諛而自聖，眩於名實，昧於施報；己雖忠直，無所赴愬，故反復其詞，以泄憂思也。

(E) 懷沙 此章：言己雖放逐，不以窮困易其行；小人蔽賢，羣起而攻之；舉世之人無知我者，思古人而不得見，仗節死義而已。太史公曰：「乃作懷沙之賦，遂自投汨羅以死」。原所以死，見於此賦，故太史公獨載之。

(F) 思美人 此章：言己思念其君，不能自達；然反觀初志，不可變易，益自修飭，死而後已也。

(G) 惜往日 此章：言己初見信任，楚國幾於治矣；而懷王不知君子小人之情狀，以忠爲邪，以僞爲信，卒見放逐，無以自明也。

(H) 橘頌 此章：美橘之有是德，故曰頌。管子篇名，有國頌。說者云：「頌，容也；陳爲國之形容」。

(I) 悲回風 此章：言小人之盛，君子所憂，故託遊天地之間，以泄憤懣；終沈汨羅，從子胥申徒以畢其志也。

五、遠遊 王逸曰：「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上爲讒佞所譖毀，下爲俗人所困極，章皇山澤，無所告訴；乃深惟元一，修執恬漠，思欲濟世，則意中憤然，文采鋪發，遂敘妙思，託配仙人，與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到。然猶懷念楚國，思慕舊故，忠信之篤，仁義之厚也；是

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瑋其辭焉」。

六、卜居 王逸曰：「屈原體忠貞之性，而見嫉妒；念讒佞之臣，承君順非，而蒙富貴；已執忠直，而身放棄；心迷意惑，不知所爲；乃往至太卜之家，稽問神明，決之蓍龜，卜己居世，何所宜行？冀聞異策，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

七、漁父 王逸曰：「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間，憂愁嘆吟，儀容變易。而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濱，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楚人思念屈原，因敘其辭，以相傳焉」。

以上「屈原賦」二十五篇，今所傳的，與漢志同。其後屈原的弟子宋玉，閔惜其師的放逐，又作九辯招魂等以述其志。到了漢朝，像賈誼，東方朔，王褒，劉向等這班人，又都悲傷其文，依以作詞。後人因其文字皆有楚國之音，故綜稱曰楚辭。今將屈原以下諸家的文辭，述其概要於左：

一、九辯 王逸曰：「九辯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辯者，變也；謂敵道德，以變說君也。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屈原懷忠貞之性，而被讒邪；傷君闢蔽，國將危亡，乃援天地之數，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頌，以諷諫懷王，明己所言，與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宋玉閱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

二、招魂 王逸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魂者，身之精也。宋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愁懣山澤，魂魄放佚，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

三、大招 王逸曰：「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放流九年，憂思煩亂，精神越散，與形離別，恐命將終，所行不遂，故大招其魂。盛稱楚國之樂，崇懷襄之德，以比三王，能任用賢，公

卿明察，能薦舉人，宜輔佐之，以興至治，因以風諫，達己之志也。」。

按：屈原賦二十五篇，漁父以上是也。大招，恐非屈原所作。

四、惜誓 王逸曰：「惜誓者，不知誰所作也？或曰賈誼，疑不能明也。」

惜者，哀也；誓者，信也，約也；言哀惜懷王，與己信約，而復背之也。古者，君臣相共爲治，必以信誓相約，然後言乃從，而身以親也。——

蓋刺懷王有始而無終也」。

五、招隱士 王逸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博

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

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猶詩

有小雅大雅也。小山之徒，閔傷屈原，又怪其文昇天乘雲，役使百神，

似若神仙者；雖身沈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

以章其志也」。

六、七諫 王逸曰：「七諫者，東方朔之所作也。諫者，正也；謂陳法度，以諫正君也。古者，人臣三諫不從，退而待放；屈原與楚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加爲七諫；懇懃之意，忠厚之節也。或曰，七諫者，法天子有爭臣七人也。東方朔追憫屈原，故作此辭，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矯曲朝也。」

按七諫的子目：一曰初放，二曰沈江，三曰怨世，四曰怨思，五曰自悲，六曰哀命，七曰謬諫。

七、哀時命 王逸曰：「哀時命者，嚴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名忌，與司馬相如俱好辭賦，客遊於梁，梁孝王甚奇重之。忌哀屈原受性忠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辭，歎而述之，故曰哀時命也。」

八、九懷 王逸曰：「九懷者，諫議大夫王褒之所作也。懷者，思也；言屈原雖見放逐，猶思念其君，憂國傾危，而不能忘也。褒讀屈原之文，

嘉其溫雅，藻采敷衍，執握金玉，委之污瀆，遭世溷濁，莫之能識，追而愍之，故作九懷。

按九懷的子目：一曰匡機，二曰通路，三曰危俊，四曰昭世，五曰尊嘉，六曰蓄英，七曰思忠，八曰陶壅，九曰株招。

九、九歎 王逸曰：「九歎者，謏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之所作也。向以博古敏達，典校經書，辨章舊文，追念屈原忠信之節，故作九歎。歎者，傷也，息也；言屈原放在山澤，猶傷念君，歎息無已；所謂謏賢以輔志，騁詞以曜德者也」。

按九歎的子目：一曰逢紛，二曰離世，三曰怨思，四曰遠逝，五曰惜賢，六曰憂苦，七曰愍命，八曰思古，九曰遠遊。

十、九思 九思者，王逸之所作也。逸南陽人，博雅多覽，讀楚辭而傷愍屈原；故爲之作解。又以自屈原終沒之後，忠臣介士，遊覽學者，讀離

騷，九章之文，莫不愴然，心爲悲感，高其節行，妙其麗雅。至劉向王褒之徒，咸嘉其義，作賦騁辭，以讚其志，則皆列於譜錄，世世相傳。逸與屈原，同土共國，悼傷之情，與凡有異，竊慕王褒之風，作「頌」一篇，號曰九思」。

按九思的子目：一曰逢尤，二曰怨上，三曰疾世，四曰愴上，五曰遭厄，六曰悼亂，七曰傷時，八曰哀歲，九曰守志。

二 楚辭的註家

楚辭一書，其中各篇的詞句，大都義約辭微，藻飾雅麗；閱讀的人，很多困難；故爲研究便利起見，非借重於「註家」不可。歷代註釋楚辭的，據四庫綱目所載，約有二十餘家。今祇舉王逸的楚辭章句，洪興祖的楚辭補註，朱熹的楚辭集註，及吳仁傑的離騷草木疏，列述牠的內容，以供學者的參考。

子 王逸楚辭章句

楚辭章句，漢校書郎中王逸所撰，凡十有七卷。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漢順帝時，官至侍中。他的事蹟，備載於後漢書文苑傳。舊本中題「校書郎中」者，那是據其註是書時所居的官而說的。自劉向哀集屈原的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宋玉的九辯，招魂，景差的大招；而以賈誼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隱士，東方朔的七諫，嚴忌的哀時命，王褒的九懷，及向所作的九嘆，共爲楚辭十六篇。王逸又加以己所撰的九思，和班固的二敍，爲十七卷，而各爲之註。或疑九思的註，爲逸之子延壽所作；然漢書藝文志中，卽有自註，事在逸前；而謝靈運作山居賦，亦自註之；安知不是用逸的舊例呢？舊說無明文，吾人也未可遽疑爲延壽所作。

按，陳振孫書錄解題中，載有古文楚辭釋文一卷，其篇第以離騷爲首，次則九辨，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招隱士，招魂，九懷，七諫

，九歎，哀時命，惜誓，大招，九思，和今本的排次，完全不同。又按，洪興祖的「考異」，於離騷經下註曰：「『釋文』第一，無「經」字」。而「逸註」明明說：「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那末逸所註的原本，確有「經」字，和「釋文本」不同。如必謂「釋文」爲舊本，這也未可全信的。王逸的註楚辭雖不很詳賅，然而去古未遠，其中很有許多傳述先儒「訓詁」的地方，故李善註文選，幾全用其文。又如抽思以下諸篇的「註」中，往往隔句用韻，這是仿周易「象傳」之體的，然亦足以考證漢人之「韻」。惜自宋吳棫以來，凡是談古韻的，都沒有徵引他，這尤宜表而出之的。

丑 洪興祖楚辭補註

楚辭補註，宋洪興祖撰，凡十有七卷。興祖，字慶善，丹陽人。政和中，登上舍第。南渡後，召試，授祕書省正字。他的事蹟，詳具於宋史儒林傳。按陳振孫書錄解題中，列有補註楚辭十七卷，「考異」一卷。稱：「興祖少時，

從柳展如得東坡手校十卷，凡諸本異同，皆兩出之。後又得洪玉父而下本十四
 五家參校，遂爲定本，始補王逸「章句」之未備者成書。又得姚廷輝本，作「
 考異」，附「古本釋文」之後」云云。是則舊本兼載「釋文」，而「考異」一
 卷，卻補在十七卷以外的。乃今本的「考異」，已散入於各句之下，這不知是
 誰所亂竄的，現在已無可考證了。

嘗考漢人的註書，大抵詞句十分簡質，又往往舉牠的「訓詁」，而不備列
 牠的「考據」，致學者探索，仍覺困難。與祖的這本「補註」：是先列王逸的
 「註釋」於前，而一一爲之疏通證明；次列「補註」於後，對於「逸註」，多
 所闡發；又都以「補曰」二字，爲之區別，以清眉目，使與原文不致相亂；這
 些地方：確是有異於明代諸人妄改古書，恣意增損的弊病。此書在諸多楚辭註
 家之中，特爲善本，故陳振孫的書錄解題中，極稱其「用力之勤」，而朱熹作
 「集註」，也多採取牠的說解。吾人欲研究楚辭，則更非借重此書不可！

寅 朱熹楚辭集註

楚辭集註，宋大儒朱熹所撰，凡「集註」八卷，「辨證」二卷，「後語」六卷。熹字元晦，後改字仲晦，婺源人。宋紹興中舉建州鄉貢，登進士，歷仕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他的事蹟，詳見於宋史的道學傳。按朱子的撰「集註」，他因為後漢王逸的「章句」，及洪興祖的「補註」兩書，祇詳於「訓詁」方面，而沒有申述牠的「意旨」，知學者閱讀時，還有困難，於是他便鑿括舊編，定爲此本。內中以屈原所著的二十五篇爲離騷，宋玉以下的十六篇爲續離騷，都是隨文解釋，很便初學者的誦讀。每章又各繫以「興」「比」「賦」字，如毛詩的「傳例」。

至其訂正舊註之謬誤的，別爲「辨證」二卷，附在此書的後面；而於卷首，又自爲之序。他更刊定晁補之的續楚辭，變離騷二書，摘錄荀卿以下至呂大臨，凡五十有二篇，爲楚辭後語，計共八卷，也自爲之序。按楚辭舊本，有東

方朔的七諫，王褒的九懷，劉向的九嘆，王逸的九思；「晁氏本」，刪去九思一篇；是編並削去七諫，九懷，九嘆三篇，加入賈誼的二「賦」，那是因爲七諫以下，詞意平緩，義不深切，如無病而呻吟之故。晁氏的續楚辭凡二十卷，變離騷亦二十卷，今朱子的「後語」，把牠刪爲六卷，去取可謂特別嚴格了！

卯 吳仁傑離騷草木疏

離騷草木疏，宋吳仁傑所撰，計凡四卷。仁傑的事蹟，載於宋史，不具述。按六朝蕭齊時，有劉杳其人者，曾註「草木疏」二卷，今其書已亡失！杳的「草木疏」，凡是王逸所集的皆在其中。至仁傑則祇取屈原的二十五篇疏之，故題曰「離騷草木疏」。牠的大意，以爲離騷之文多本山海經，故書中所徵引的每多以山海經爲斷；且往往據之以駁王逸舊註的誤謬，其說甚辨。然騷人的興，義不一端，大抵隨時抒望，觸物興懷，正不必事事物物都引之於大荒之外的。否則使靈均的所賦，都以爲出於伯益的所書，那末「澤畔行吟」，好像是

在誇他的「博瞻」，不在寫他的「哀怨」了。——這也許是吳氏好奇之過吧？要之，是書的徵引宏富，考辨典核，的確能補王逸「章句」中訓詁之所未及。若把牠來比諸陸璣的毛詩草木蟲魚疏，羅願的爾雅翼，那真可以方軌並駕，爭趨後先了！所以博物的人，常資以爲參考之用，而迹其博洽，固亦考證之林咧。其後明朝的屠本峻，又撰離騷草木疏補四卷。他以爲吳氏「草木疏」，多有未備，特於「香草類」中，增入麻秬黍薇藻稻粢麥梁八種，於「嘉木類」中，增入楓梧二種。其餘則於仁傑的疏，多所刪汰，自謂：「明簡過之」，實則反失之「疏略」。又每類冠以離騷的本文，及王逸的「註」，擬於詩經的「小序」，也無關宏旨。故欲研究離騷的「香草嘉木」者，仍以吳氏之「本」爲佳！

第三章 別集類上——漢魏六朝的別集

「別集」這一類的文字，在「集部」中包括最爲宏富，而其體式亦最複雜

。按自東漢以來，始創「文集」的名目。然若荀況諸集，都是後人所追題的。其自製集名者，那是始於張融的玉海集。其區分部帙者，則江淹有「前集」，有「後集」，梁武帝有「詩賦集」，有「文集」，謝朓有「集」，有「逸集」，以及沈約的「正集」一百卷，又別選「集略」三十卷；這些體例，都是始於六朝時的齊梁二代。大概「集部」的日盛，便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到了唐宋以後，文集的名目，日益見其繁多。但是在隋唐兩志中所箸錄的，在宋志中已十不存一；宋志中所箸錄的，到現在又十不存一了！大抵新刻的作品一天一天底增加，舊編便一天一天的減少，這其中存亡消長之數，也許有運會存乎其間嗎？其實文章的公論，歷久乃明；天地間英華所聚，而卓然不可磨滅的作家，一代不過數十人；其餘可傳和不可傳的，那是繫乎牠的幸與不幸了！所以古來的文章，存佚沒有一定，這也不足以驚異的。

元代以前的作家，凡是前人已經論定的，四庫中大都甄錄。明朝以後，篇

章太覺豐富，故刪薙牠十分嚴格。這大概因爲人的常情，每多貴遠賤近；況且閱時未久的作品，往往珠玉與沙礫並存，因此去取之間，自不敢不稍加謹慎了！今纂錄「別集」的作品，爲勻配篇幅起見，把牠分爲三大部：一曰漢魏六朝的別集，二曰唐宋兩朝的別集，三曰元明清三朝的別集。

茲請先論漢魏六朝的別集。按漢興，承秦代焚書之後，圖書散亡殆盡。那時候武功雖已衰歇，而文字還未修明。自從孝惠除「挾書」之律，孝文採周末之學，孝景舉文學，孝武招賢良；於是賈誼、鼂錯的「奏議」，董仲舒的「經術」，司馬相如的「賦」，司馬遷的「史」，或抒下情，或宣上德，雍容揄揚，彬彬乎有三代的遺風，故西京的文章，最稱雅健。然此諸家，他們所著的作品，僅記其篇目，卻未嘗有彙次諸文以成專集的。降至成帝哀帝之世，揚雄氏崛起，他曾作太玄以擬易，作法言以擬論語，這是何等夸誕！然其沈浸經史，含英咀華，實亦入古者很深，所以作爲文章，凌紙怪發，字字生稜，也豈容易幾

及呢！

東漢以後，文字的淹雅，無慚於古，然而風骨已稍頹敝了。如班氏孟堅，純是企跡於子長的。若蔡氏伯喈，則又醉心於揚雄，故其文精雅，湛深經術，通達時務，很像西漢人的筆墨。到了孔融，他的文字卓卓，尤含異氣；而能以雄雋的筆墨，寫騫舉的情致，遂結「東西兩京」的局面，開「建安七子」的先風。「建安七子」之中：陳琳阮瑀以符檄擅聲，王粲徐幹以詞賦標美，劉楨情高以全采，應瑒學優以得文，這都是一時俊秀。而平原侯曹植，思精而才雋，詞麗而表逸，尤足以冠冕羣英，今有曹子建集行世。

晉承魏祚，文風競尚浮華，而「文勝」過甚；遂專遺理存異，尋虛逐微，往往爭一韻的奇異，執一字的巧妙，以相夸耀。風氣所趨，大都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在這時候，江南二「陸」，並著高名：陸機才欲窺深，詞務索廣，而陸雲卻敏於短篇，似難乎爲弟了。及晉之東遷，一般作家，類多辭嫌

繁縟，文囿偶儷，筆意俱未見超卓。祇有陶潛淵明氏，閑雅澹遠，文有高致，正好比鶴鳴於九皋之上，獨超衆類，而下視六朝纖麗的文章，如山雞舞鏡，高下的相去很遠咧！

文勝之極，到六朝而儷體獨盛。劉宋時，有所謂「元嘉文」者，若謝靈運的興會標舉，顏延年的體裁明密，論者多以為潘岳陸機以下，一般文家所不及。鮑照明遠，則長於「樂府」，文甚適麗，南齊文學傳有曰：「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者，很足以描狀鮑文的意境。南齊之世，有一「永明體者」，以周顒王融為最著。而謝朓玄暉，文章清麗，所撰哀策文，齊世都莫能及；嘗為宣城太守，今有謝宣城集行世。蕭梁諸帝，都好文藝，故當時文學之士，號稱極盛。而江淹身歷三朝，辭該衆體，尤著盛名。他的長篇短章，類能抒寫胸臆；即為文字，也以「詩」「騷」之意居多。江南文勝，古學日微，求其儷體行文，無傷逸氣者，祇有江淹，庶幾近之。自此以後，「四六」

駢儷之文繼起，而徐陵庾信的文體，盛極一時，遂集六朝的大成，導「四傑」的先路，屹然爲「四六」宗匠了！

總之，三代以前，文無聲偶，八音自諧，司馬子長之所以能鏗鏘鼓舞，並非是矯揉造作的。到了六朝的時候，制句切響，千英萬傑，莫能跳脫，所可異的，祇在死生氣的分別罷了。今述漢魏六朝的「別集」，一採四庫全書所著錄者，凡得十有一家：曰揚子雲集，曰蔡中郎集，曰孔北海集，曰曹子建集，曰陸士龍集，曰陶淵明集，曰鮑參軍集，曰謝宣城集，曰江文通集，曰庾開府集，曰徐孝穆集。有志研究漢魏六朝的文學者，得此諸集而備覽之，其於我國純美的藝文，可以窺見他的林囿了！

一 揚子雲集

揚子雲集，西漢揚雄撰，凡六卷。雄，蜀郡成都人。少而好學，不爲章句

，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非其意雖富貴不仕。但性好辭賦，嘗弔屈原，作反離騷，廣騷等篇。成帝時，被召，從至甘泉，還奏甘泉賦；又有河東賦，長楊賦諸作。及王莽篡位，草太玄以明「泊如」之旨；人或嘲之，乃作解嘲以辨。他更倣易作太玄，倣論語作法言，倣蒼頡篇作訓纂，倣虞箴作州箴。司馬相如與雄同郡，作賦極宏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其後因操守不堅，曾作劇秦美新之文以頌莽，天下人皆醜之；然其雄渾的筆墨，深淵的辭氣，自是漢代傑出的思想家。

按揚子雲集，據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所錄，都稱五卷，其本已久佚。至宋時譚愈，始取漢書及古文苑所載，凡四十餘篇，仍輯爲五卷，但已非舊本了。明代萬歷中，遂州人鄭樸，又取雄所撰太玄，法言，方言三書，及「類書」所引蜀王本紀、琴清英諸條，和諸「文」「賦」合編之，定爲六

卷，而以逸篇之目附卷末，這便是今傳之本。又雄所撰諸「箴」，古文苑及中興書目都說二十四篇；惟晁公武讀書志稱二十八篇，多出司空，尙書，博士，太常四篇。此集再加上太官令，太史令爲三十篇。考後漢書班固傳「註」，引雄尙書箴，太平御覽引雄太官令，太史令二箴，那末樸之所增，也未爲無據。

今考揚子的書，文義很深，而所論卻不詭於聖人；若使他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善，那必度越諸子了。一般儒者，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時候的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揚雄沒後四十年，法言一書，大見風行，而太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後世的研究揚氏之文者，每多喜其雄奇詭怪，而欣賞不置已。

二 蔡中郎集

蔡中郎集，後漢蔡邕撰，凡六卷。邕，字伯喈，陳留圉人。少博學，師事

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等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勅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作客難，及揚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羣言，韙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厲云。邕又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與楊賜馬日磾等，奏請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遂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於是後儒晚學，都以此爲取正。生平著「詩」，「賦」，「碑」，「誄」，「銘」，「讚」，「連珠」，「箴」，「弔」，「論」，「議」，「書」，「記」，等凡百餘篇，傳於世。

按隋書經籍志，載後漢左中郎將蔡邕集十二卷，註曰：「梁有二十卷，錄一卷」，則其「集」至隋，已非完本了。舊唐書藝文志，乃仍作二十卷，這也許是由於官書佚脫，而民間的傳本未亡，所以復見行世。至宋史藝文志中所著錄，僅有十卷，則又經散亡，非其舊本了。今所傳蔡中郎集六卷，爲雍正中陳

留所刊，「文」與「詩」共得九十四首；證以張溥的「百三家集」刻本，多寡增損，互有出入。卷首有「歐靜序」，論姜伯淮劉鎮南碑，斷非邕作，以年月考之，其說良是；「張本」刪去「劉碑」，不爲無見。然以伯淮爲邕前輩，宜有邕文，遂改建安二年爲熹平二年，則又近於武斷了。

蔡邕集中，特多「碑文」；亦以他的「碑文」諸作，最見「醇雅」。考上古的銘，銘於宗廟的碑上，自蔡邕爲楊公作碑，其文典正，這是末世文字之美者。顧亭林日知錄中，說：「蔡伯喈集內，爲時貴「碑誄」之作甚多，如胡廣陳實各三碑，橋玄楊賜胡碩各二碑；至若袁滿來年十五，胡根年七歲，多爲之作碑，自非利其潤筆，不至爲此，史傳以其名重，隱而不言耳」。由此看來，文人受賕，爲人潤文，又豈獨韓退之的諛墓金而已！

三 孔北海集

孔北海集；後漢孔融撰，凡一卷。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少時，爲李膺所器重；及長，與陳留邊讓齊聲。曹操當國，融與書，多侮慢，數發辭偏宕，以致乖忤。操憚融名重天下，時建正議，慮其有鯁大業；而山陽邴慮，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操遂構成其罪，令路粹枉狀奏融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更相贊揚，竟坐棄市。及魏文帝卽位，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生平所著，有「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等，凡二十有五篇，今傳於世。劉勰說：「孔融氣盛於爲筆，禰衡思銳於爲文，有偏美焉」。

按魏文帝典論論文，稱：「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後漢書「融本傳」，亦說：「魏文帝深好融文，嘆曰：「揚班儔也」。隋書經籍志，載「漢少府孔融集九卷」；註曰：「梁十卷，「錄」一卷」；則較本傳所記的，已多增益了。新舊唐書，都作十卷，這還是梁時的舊本。宋史中

始不著錄，則其集當散佚於宋時。今傳的北海集，乃明人所掇拾，凡「表」一篇，「疏」一篇，「上書」三篇，「奏事」二篇，「議」一篇，「對」一篇，「教」一篇，「書」十六篇，「碑銘」一篇，「論」四篇，「詩」六篇，共三十七篇。其聖人優劣論，蓋一文而偶存兩條，編次者遂分爲兩篇，其實是三十六篇。張溥「百三家集」中，亦載有此「集」，但較此本爲少，可作參校之用。

又按「六言詩」之名，見於孔融本傳。今所存的三章，詞多凡近，又皆盛稱曹操功德，斷以融的生平行事，可信其義不出此；即使舊本有之，亦必黃初年間，購求遺文，好事者贗託融作，以頌曹操，未可定爲真本的。今因其書流傳已久，故四庫中仍用舊本錄之，而附糾其僞於此「集」中。又其「詩文」。多有箋釋本義者，不知何人所作。至若「奏疏」之類，箋釋皆附綴篇末；「書教」之類，則又夾註篇題之下，體例自相違異；今「四庫本」，悉以夾註於篇題之下，頗見畫一整齊之致云。

四 曹子建集

曹子建集，魏曹植撰，凡十卷。植，魏武帝操之子，文帝丕之弟。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情人邪？」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奈何情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尙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封平原侯。後以醉酒悖慢，劫脅使者，貶爵。繼又封陳王。植以十一年中，凡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卒。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

按隋書經籍志，載陳思王集三十卷。唐書藝文志作二十卷，然復曰又三十卷；蓋三十卷者，隋時舊本，二十卷者，爲後來合併重編，實無兩集。鄭樵作

「通志略」，亦併載二本。陳振孫書錄解題，作二十卷，然振孫謂其間頗有採取御覽書鈔類聚中所有者，則摭摭而成，已非唐時二十卷之舊。文獻通考作十卷，又併非陳氏箸錄之舊。本集所錄，凡賦四十四篇，詩七十四篇，雜文九十二篇，合計之，得二百十篇，較魏志所稱百餘篇者，其數轉多。然殘篇斷句，錯出其間，如鶴雀蝙蝠二賦，均採自藝文類聚；七哀詩，晉人採以入樂章，增減其詞，以就音律，而此集卽載其入樂之本；凡此均屬舛謬，讀者不可不知！

鍾嶸詩品，以爲曹氏父子之中，陳思王植，尤爲後人所推，故其所論，列陳思於上品，列子桓於中品，而孟德獨在下品。其評陳思曰：「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羣。嗟乎！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麟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餘輝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劉楨王粲，雖同

在上品；而於楨則曰自陳思以下，楨稱獨步；於粲則曰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鍾嶸於陳思的詩文，可謂推崇備至了！謝靈運亦說：「天下文章祇一石，子建獨得八斗」。後世的人，因又稱之爲「繡虎」云。

五 陸士龍集

陸士龍集，晉陸雲撰，凡十卷。雲少時，與其兄機齊名，時人稱爲「二陸」。史籍上謂其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今觀集中諸「啓」，其執詞諍諫，陳議鯁切，誠近於古之遺直。至其文藻麗密，詞旨深雅，與機亦不相上下，吳中二俊，要亦未易分其優劣。雲嘗與荀隱同在張華座，華曰：「今日相遇，勿爲常談」！雲抗手曰：「雲聞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時人以爲名對。雲初因成都王穎表薦，爲清河內史，轉大將軍右司馬。穎晚節政衰，雲屢以正言忤旨，及其兄機被誅，雲亦遇害。鍾嶸詩品，其評雲曰：「清河之方平

原，殆如陳思之匹白馬，於其哲昆，故稱「二陸」。

按隋書經籍志，載陸雲集十二卷，又稱梁十卷，「錄」一卷；是當時所傳的本子已有異同了。新唐書藝文志但作十卷，則所謂十二卷者已不復見。至南宋時，十卷之本又漸漸地湮沒。慶元間，信安徐民瞻始得之於祕書省，與陸機集並刊以行，然今亦未見宋刻。現世所傳的祇有四庫所藏之本。考諸史冊，稱雲所著文詞，凡三百四十九篇，今本僅錄二百餘篇，似非足本。蓋宋以前相傳舊集久已亡佚，此特哀合散亡，重加編輯，故敘次頗爲叢雜。特以雲的原集既不可見，祇有藉此以傳什一，故其舛訛之處，悉仍其舊錄之，以存其梗概云。

六 陶淵明集

陶淵明集，晉陶潛撰，凡八卷。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潯陽柴桑人。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又嘗爲彭澤令

，郡遣督郵至縣，吏告以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以見志。潛自以先世晉代宰輔，恥屈身宋朝，故所著文章，在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祇稱「甲子」而已。劉宋元嘉初，病卒，世稱之爲靖節先生。歐陽修嘗謂：「晉無文章，惟有陶淵明之歸去來兮辭而已」。蓋晉宋以下，六朝間固無如斯清高之文辭的。

按北齊陽休之序錄，潛集行世，凡三本：一本八卷，無序；一本六卷，有序目而編比顛亂，兼復闕少；一本爲蕭統所編錄，亦八卷，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四八目，便是聖賢羣輔錄——休之參合三本，定爲十卷，已非昭明之舊。又宋庠私記，稱隋書經籍志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志作五卷。庠時所行的淵明集：一爲蕭統八卷本，以文列在詩前；一爲陽休之十卷本；其他又數十本，終不知何者爲是。最後乃得「江左舊本」，次第最有倫貫；今世所行的，便是庠所稱「江左本」。惟其中五孝傳及四八目所引尙書

之文，自相矛盾，決不是出於一手，當必依託之文，休之誤信而增之。以後諸本，雖卷帙多少，次第先後，各有不同，其竄入僞作，則同一轍。今「四庫本」的淵明集，贗僞一併刪除，所編潛的詩文，仍從昭明太子爲八卷；雖梁時舊籍，今不可考，而黜僞存真，還能近古。

淵明的詩文，幾乎篇篇有酒，然觀其意，似不在酒，蓋亦寄酒爲迹罷了。

梁蕭統稱他：「文章不羣，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與之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哲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隆污，孰能如此乎？」其推崇陶淵明處，是實錄而非溢美。又鍾嶸詩品，亦稱：「宋徵士陶潛，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嘆其質直。至如，「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麗，豈直爲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淵

明的「詩」，自唐代韋應物，柳宗元，白居易，以下，若宋朝的王安石，蘇軾，蘇轍等都常慕而擬之。然應物失之「平易」，宗元失之「深刻」，軾、轍所規摹的，益見其「皮相」了。

七 鮑參軍集

鮑參軍集，宋鮑照撰，凡十卷。照字明遠，東海人。晁公武讀書志作上黨人，蓋誤讀「虞炎序」中，本上黨人之語。「照」或作「昭」，蓋唐人避武后諱所改。而韋莊詩中，有「欲將張翰松江雨，畫作屏風寄鮑昭」，將「昭」字押入平聲，殊失其實。沈約的宋書，李延壽的南北史，凡作於武后稱制以前者，實皆作「照」，不作「昭」的。照曾爲臨川王子頊的參軍，沒於亂兵，遺文零落；至齊散騎侍郎虞炎，始編次以成集的。

按隋書經籍志著錄，稱鮑參軍集十卷，而註曰梁六卷；是則十卷之數，又

後人所續增的了。今四庫所收之本，爲明朝正德年間朱應登所刊，說是得於都穆家，卷數與隋志相合，而冠以「虞炎序」，不知就是隋志舊本否？考其編次，既以「樂府」一門別爲一卷，而采桑，梅花落，行路難，亦皆樂府，乃列入詩中，唐以前人，皆解聲律，不應舛訛如此。又如行路難第七首，「蹲蹲」字下，註曰「集作「樽樽」」；使果爲原集，何得又稱「集作此」云云？其爲後人所重輯，誠爲明驗了。然其中文章，都有首尾，詩賦亦往往有自序自註，與六朝他集從「類書」中採出者不同，也許是因襲相傳的舊本，而稍爲竄亂呢！

鮑照的文章，「典瞻雅逸」。嘗爲「古樂府」，甚遒麗，殆可擬跡於顏延之之間；而名位不顯。「宋書傳」曰：「臨川王義慶，招聚文學之士，近遠畢至。太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爲衛軍諮議參軍。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並爲辭章之美。元嘉的時候，河濟俱清，當時以爲美瑞。照撰河清頌甚工。而鍾嶸詩品，則評之曰：「宋參軍鮑照，其源出於「二張」

「，善製形狀寫物之詞。得景陽之諛詭，含茂先之靡媿，骨節強於謝混，駘邁疾於顏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致湮當代。然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照」。至唐代詩家杜甫，又以照與庾信並稱，其言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俊逸」兩字，很足以狀鮑氏詩文之情景的。

八 謝宣城集

謝宣城集齊謝朓撰，凡五卷。朓，字元暉，陳郡陽夏人。文章清麗。解褐豫章王太尉行參軍，歷隨王鎮西功曹，轉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文才，尤被賞愛，流連晤對，不捨日夕。高宗輔政，以朓爲驃騎諮議，領記室，掌霸府文筆。旋出爲宣城太守，復入爲尚書吏部郎。長五言詩，沈約常說：「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敬皇后遷祔山陵，朓撰哀策文，齊世莫有及

者。東昏侯廢立之際，朓畏禍，反覆不決，遂被刑禍，死時年三十六。

按朓以中書郎出爲宣城太守，後又遷爲尚書吏部郎，其官實不止於宣城太守，而詩家皆稱爲謝宣城者，也許因其「北樓吟詠」，爲世盛傳之故嗎？據陳

振孫書錄解題稱：「謝朓集本十卷：樓炤知宣州止，以上五卷，賦與詩刊之，

下五卷，皆當時應用之文，衰世之事，可采者已見「本傳」及文選，餘視詩劣焉

，無傳可也」。又考鍾嶸詩品稱：「朓極與予論詩，感激頓挫過其文」，則振

孫之言真是不錯！張溥刻「百三家集」，合朓的詩賦五卷爲一卷。今四庫本朓

集五卷，便是宋紹興二十八年樓炤所刻，前有「炤序」，這還是南宋的佳本。

謝朓的詩文，「清新明麗」。鍾嶸評之曰：「齊吏部謝朓，其源出於謝混

。微傷細密，頗在不倫，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

叔源失步，明遠變色。善自發端，而未篇多躓，此意銳而才弱也」。至其爲後

進士子之所嗟慕的，唐李白嘗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而獨心折謝

眺。所以太白集中，每多追慕之作。清代王士禛論詩絕句，亦謂李白：「一生低首謝宣城」。是謝詩的優長處，洵不可及。

九 江文通集

江文通集，梁江淹撰，凡四卷。淹，濟陽考城人。少而沉敏。六歲，能屬詩。及長，愛奇尚異。自以孤賤，勵志篤學。泊於強仕，漸得聲譽。宋桂陽王舉爲舉淹爲秀才。及齊興，爲豫章王記室。梁朝天監中爲金紫光祿大夫。總淹一生，歷仕三世，至梁始卒。其文兼擅衆體，新麗有頓挫。其賦自爲傑作絕思，妙絕儕輩。晚節，才思減退，故不與永明聲氣之中。鍾嶸詩品中稱：「文通詩體總雜，善於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此蓋深知江氏之才學者。按江淹「自序」，稱：「自少及長，未嘗著書，惟「集」十卷」。考序中所敘官階，止於中書侍郎；校以史傳，正當建元之初，則永明以後所作，尙不

在其內。今舊本已見散佚，其行於世者，祇有歙縣汪士賢，太倉張溥二「本」。至四庫所著錄的，乃清乾隆時淹鄉人梁賓，以「汪本」「張本」，參核異同，又益以睢州湯斌家「鈔本」，參互成編。但「汪本」闕知己賦一篇，并賦四語，銅劍讚一篇，詠美人春遊一篇，征怨一篇；「張本」闕爲蕭讓太傅揚州牧表一篇；此本皆爲補完。其他誤脫的地方，亦都校正。至於小小疏舛，間或不免，然終較他本爲善了。

十 庾開府集

庾開府集，北周庾信撰，凡十卷。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父肩吾，曾爲梁朝散騎常侍中書令。信，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時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爲左衛率。摛子陵，肩吾子信，並爲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闈，恩禮莫與比隆。二人既有盛才，文並綺

豔，故世號爲「徐庾體」。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京都莫不傳誦。信嘗聘東魏，文章辭令，盛爲鄴下所稱。還，爲東宮學士。臺城陷後，信奔江陵。元帝時，奉使於北周，遂留長安，屢膺顯秩。未幾，拜洛州刺史。陳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惟信留而不遣。周世宗及高祖，並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趙滕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羣公「碑誌」，多相請託，當時文人，莫有能及信者。

按北史庾信傳，稱有「集」二十卷，與周滕王道之「序」合。隋書經籍志，作二十一卷，皆已久佚。元末明初時，尙有重編之本，今亦未見。至四庫所收之本，雖亦冠以滕王道「序」，其實是由諸書中抄撮而成，並非當時的原帙。又今本，有清人吳兆宜箋註。按諸史傳，隋書魏澹傳，稱：「廢太子勇，命澹註庾信集」，其書不傳。唐書藝文志，載張廷芳等三家，嘗註哀江南賦，而宋志已不著錄。清代胡澗，始爲庾信集作註，但未及成帙而廢。吳兆宜的箋註

，即採輯胡渭之說，復與崑山徐樹穀等，補綴成編，粗得梗概。然六朝所見之書，今已十不存一，兆宜摭摭殘文，補苴求合，勢不能盡詳所出，故註釋不免附會牽合；但其經營創始之功，的確是不可沒的。

嘗考庾信的爲人，歷仕諸朝，如更傳舍，他的立身，本不足重。至其駢偶之文，則集六朝的大成，而導「四傑」的先路，從古迄今，屹立爲「四六」的宗匠。信，初在南朝，和徐陵齊名，故李延壽北史「文苑傳序」，說是：「徐陵，庾信，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采，詞尙輕險，情多哀思」。王通中說，亦曰：「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令狐德棻作周書，竟至詆其：「誇目侈於紅紫，蕩心踰於鄭衛」，斥他爲詞賦的罪人。然此諸人之論，自指臺城應教之日，二人以「宮體」相高而言。至信北遷以後，閱歷既久，學問益深，其所著作，都是華實相扶，情文兼至，抽黃對白之中，灑氣舒卷，變化自如，那非陵之所能及了！張說詩曰：「蘭成追宋玉，舊宅偶詞人，筆涌江山氣，

文驕雲雨神』，其於庾氏，可謂推挹備至。杜甫詩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後來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是則王通等諸家之論，杜氏固不以爲然的。

十一 徐孝穆集

徐孝穆集，陳徐陵撰，凡六卷；清朝吳兆宜箋註。陵，東海郟人。梁簡文帝爲太子時，與其父攜，並在東宮，頗蒙禮遇。後歷使魏朝，會齊受魏禪，被留甚久，有致僕射楊遵彥等書，詞采哀麗。及還，未幾，梁亡，遂仕於陳。陳書曰：『陵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精解；後主在東宮，令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座莫能與抗。目有青睛，時人以爲聰慧之相也。自有陳創業，文檄軍書，及禪授詔策，皆陵所製，而「九錫」尤美，爲一代文宗；亦不以此矜物，未嘗詆訶作者。其於後進之徒，接引無倦。世祖高宗

之世，國家有大手筆，皆陵草之。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被之華夷，家藏其本。後逢喪亂，多散失，存者三十卷。今僅存八十餘首，詩四十餘首而已。陵的一生事業，大略如是。

按隋書經籍志，載有徐陵集本三十卷，已久散佚而不傳。今四庫所收本，乃後人從藝文類聚，及文苑英華諸書內採掇而成。其「集」舊無註釋，自吳兆宜既箋庾信集，因并陵集而箋註之，未及卒業；其同里徐文炳，續爲補緝，以成此編。其中可與史事相印證的，如資治通鑑，梁武帝太清二年，遣建康令謝挺，散騎常侍徐陵等，聘於東魏。胡三省註，謂：「建康令秩千石，散騎常侍秩二千石，謝挺不當在徐陵之上，蓋陵將命，而使挺特輔行耳」。今按「集」中，其與楊僕射書，有曰：「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賓又杖鄉」云云，是謝挺實爲正使，蓋假散騎常侍以行。由此看來，通鑑但書其本官並未錯誤；胡氏未考陵書，未免曲爲之說；參諸此集，可正其僞。

而兆宜所箋，略不言及，蓋主於「捃拾字句」，不甚「考訂史傳」之故。然其箋釋詞藻，亦頗足備稽考，故至今與所箋庾集並傳。

第四章 別集類中——唐宋兩朝的別集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初唐的時候，沿襲江左雕飾之風，故雖以王楊盧駱的英才，仍不能超脫六朝的範圍。玄宗之世，上好經術，一般羣臣，稍稍厭棄雕飾，探索理致，崇閑雅而黜浮華，文章便漸趨渾厚。然張說蘇頌兩家，時人以燕許大手筆稱，還不能上追「兩漢」，其他更可知了。自元結奮起，變排偶綺麗的惡習，戛戛然獨異於衆，於是文章的體製，爲之一變！但其文散漫，未立間構。至獨孤及，規模初具，而辭氣猶苦肥重。然唐實錄，有韓愈學及之說，不過變格之初，明而未融罷了。

到了昌黎韓愈氏起，其文原本六經，下參史漢，魚龍曼衍，錯綜變化，起

「八代」之衰，濟天下之溺，由是唐代始有文章，而文章的體製，又爲之一變！同時有柳宗元其人者，浸淫於莊孟；而行文的「雄深雅健」，很似司馬子長，得與韓氏並稱於世。此外若李翱，若皇甫湜，都是學韓愈的，翱得愈的「醇正」，湜得愈的「奇崛」。但韓氏的文章，包蘊羣言，自然「高古雅健」。若求爲「高古雅健」而厲之已甚，則或近於「俗」，皇甫湜之病，便是如此。若求其免於「俗」，而務爲「自然」，又或「弱」而不能振，李翱之病，便是如此。故二人者，皆僅得韓氏之一體而已。

唐朝末年之能文的，祇有杜牧一人。今觀其集中，若寄小姪阿宜詩，有曰：「韓，柳摩蒼蒼」之句，則知牧之的文章，力追前人，似很有意於韓柳的。但其意境的排奐縱橫，氣勢的瀟灑奔放，實開宋代眉山蘇氏父子的先路，後世尙論者，至稱他爲有唐一代文的後勁云。於是唐代的文章至此而成三變了！抑唐人的詩，亦爲一代的絕作。李白，杜甫，最著盛名；杜氏涵渾汪洋，以學力

勝；李氏高妙清逸，以天才勝；可稱一時瑜亮。至若白居易，則其詩深厚麗密，而又平易近人；李杜以降，自成一大家。今輯唐代「別集」，其涉乎詩家的，祇以此三人爲限。

宋承五代之敝，文風敗壞極了！自太祖定國以後，號稱太平無事，而名人的著作，不克追蹤漢唐之盛。祇有穆修其人者，始力學韓愈，文章稍具古意，而氣力時有不及。到了歐陽氏出，一時風氣，爲之大變。歐陽修的文字，號爲力追昌黎，而其體勢的紆徐委備，乃絕不像韓公的奇崛；蓋善學者取其神，不善學者襲其貌，這正是歐陽修深得於韓氏的地方。後世之論我國文學者，嘗謂歐氏之於宋，正如韓氏於唐，都與「文運」的改進，有莫大的功績云。便是近世的所謂「古文家」者，也都以韓歐爲宗法咧！

歐氏而後，則有南豐曾鞏，臨川王安石，眉山蘇氏父子，接踵並起，各以旗鼓相見。其中蘇氏三傑，尤屬一門稱盛。然於結構剪裁，非其所長；習於疏

爽豪放，故「策論」獨爲千古絕調。老蘇之文，放而能收，散而能斂，一擊一刺，都有法度，其遒勁獨至之處，非軾轍二子所能及。惜乎間有議論乖角，不免沾染戰國策士之習耳。曾氏淳深經術，故爲文彷彿漢朝的劉向；且能與古作者相雄長，而光不外燦；南宋朱熹，亦盛稱其「文字峻潔，不似東坡之傷於巧」云。王氏爲人，剛愎強悍；其文亦然，筆力峭勁，而乏從容之意；然其結構謹嚴，爲諸子所不及。要之上述各家：臨川法而狹，南豐飶而衍，眉山縱而肆，他們的利病，各有不相掩者。

宋自南渡以後，文章始稍稍衰息。於是「性理」之學大盛，名儒輩出。而「語錄」的書籍，力求明顯，一切村談里語，都所不禁，例以吐屬爾雅，勢固難能。祇有紫陽朱熹，浸淫於名理之中，而文字的明白曉暢，使讀者觀之，渙然冰釋。彼雖無意於爲文，而其波瀾意度，很有些像曾子固，但邃密尤過之，固不僅文以人重的。至於宋代之詩，在北宋時，則有黃庭堅，南渡後，則有陸

游，皆著名於當時，風被於後祀；爰附錄其專集。今述錄唐宋兩朝的「別集」，一以箸錄於四庫者爲本，擇其最重要的，凡得二十有五家，列舉其名於左：

一曰王子安集，二曰楊盈川集，三曰盧昇之集，四曰駱丞集，五曰張燕公集，六曰李太白集，七曰杜工部集，八曰元次山集，九曰獨孤毗陵集，十曰韓昌黎集，十一曰柳柳州集，十二曰皇甫持正集，十三曰李文公集，十四曰白氏長慶集，十五曰杜樊川集，十六曰穆參軍集，十七曰歐陽文忠集，十八曰元豐類稿，十九曰臨川集，二十曰嘉祐集，二十一曰東坡全集，二十二曰樂城集，二十三曰晦庵集，二十四曰黃山谷集，二十五曰劍南詩藁與渭南文集。

一 王子安集

王子安集，唐王勃撰，凡十六卷。勃，絳州龍門人，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齊名，號爲初唐「四傑」。六歲，善文辭。九歲，得顏師古註漢書讀之。

，作指瑕以摘其失。年未及冠，授朝散郎，數獻頌闕下。沛王聞其名，召署府修撰，後屢坐罪廢斥。父福時繇雍州司功參軍，坐勃故，左遷交趾令，勃往省，渡海溺水，悸而卒，年二十九。初，勃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紙筆徧請，客莫敢當；至勃，抗然不辭；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歡而罷。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稱勃爲「腹稿」云。

按唐書文苑傳，稱其「文集」三十卷。而「楊炯集序」，則謂分爲二十卷，具諸篇目。洪邁容齋隨筆，亦稱今存者二十卷，這還是當時的舊本。明朝以來，其「集」已佚，原本遂不可考。世所傳的初唐十二家集，僅載勃詩賦二卷，闕略殊甚。故皇甫汈作「楊炯集序」，稱王詩賦之餘，未睹他製。今四庫中所收之本，乃是明末崇禎時，閩人張燮，搜輯文苑英華諸書，編爲一十六卷，

雖不是唐宋的舊本，然以視別本，則較爲完善得多了。

勃文爲「四傑」之冠，儒者頗病其浮豔。而洪邁容齋隨筆，則說：「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作「記序」「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頗議之」。其言極爲平恕。至杜甫詩中，又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其曰「身名俱滅」，卽責「輕薄子」；曰「江河萬古」，乃指「四子」而言，是亦極力推崇「四傑」者。至韓退之滕王閣記，有云：「得「三王」所爲「序」「賦」「記」，壯其文詞」。註曰：「勃作「序」」。又說：「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則韓氏之所以推勃，亦爲不淺。

二 楊盈川集

楊盈川集，唐楊炯撰，凡十卷，又「附錄」一卷。炯，華陰人。幼時，聰

敏博學，善屬文。年十一歲，舉神童，授校書郎，爲崇文館學士。武后時，左轉梓州司法參軍；秩滿，遷婺州盈川令，卒於官。中宗卽位後，以舊僚，贈著作郎。炯嘗聞時人以「四傑」稱之，乃自言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按，楊炯的文章，大都援引經義，排斥游談，而其詞意的瑰麗奇偉，則由於貫穿典籍，不僅僅涉獵浮華，故所造實高於盧駱了。

按唐書文苑傳，稱其「文集」本三十卷。晁公武讀書記，僅著錄爲二十卷，又曰，今多亡逸，是宋代已非完本了；——然其本今亦不傳。至清時四庫所收之本，是明朝萬歷中龍游人童佩，從諸書內裒集，詮次成編，併以「本傳」，及贈答之文，評論之語，別爲「附錄」一卷；而皇甫汈爲之「序」。凡「賦」八首，「詩」三十四首，「雜文」三十九首。文苑英華，載其彭城公夫人爾朱氏墓誌銘一首，及伯母東平郡夫人李氏墓誌銘一首，列庾信文後，明人因誤編入信集中。今「四庫本」收爾朱氏誌一篇，而李氏誌仍不載，是蒐羅尙有所遺了。

又按舊唐書本傳，最稱其孟蘭盆賦；然楊炯的麗製，不止此一篇，劉昫極力贊美之，殆以爲奏御之作，所以特加紀錄嗎？舊唐書傳，又載其駁太常博士蘇知幾冕服議一篇，稱爲炯文之最有根柢者；而新唐書本傳中，卻刪之不載，蓋猶史籍中「本紀」不載「詔令」之意；然此乃宋祁的偏見，而非一般的定評。又新唐書中，並稱：「炯爲政嚴酷，則非循吏，可以概見」，這是借治績以抑文藝，未免過甚！而「童佩序」中，乃稱：「民戶祝其地，至今春秋不輟」，這又因文藝以粉飾治績，也非公論吧！

三 盧昇之集

盧昇之集，唐盧照鄰撰，凡七卷。照鄰，范陽人。十歲，從曹憲王義方授蒼雅。繼調邵王府典籤，王有書十二車，照鄰總披覽，略能記憶，王愛重，比之相如。調新都尉，染風疾，去官。居太白山，以服餌爲事。又客東龍門山，

疾甚，足攣，一手又廢。乃去陽翟具茨山下，買園數十畝，疏潁水以周舍；復豫爲墓，偃臥其中。復因不堪其苦，便與親屬訣別，自投潁水而死，年四十。嘗著五悲文以自明云。

按唐書文苑傳，稱盧昇之集，有二十卷，又幽憂子三卷。而晁公武讀書志，及陳振孫書錄解題，俱作盧集十卷。今四庫所收之本，僅得七卷，則其散佚者已不少了。又觀本集中窮魚賦序，稱：「嘗思報德，故冠之篇首」，那末照鄰自編的「文集」，當以是「賦」爲第一。而此本則不然，乃列窮魚賦於秋霖及馴鳶二賦之後。其他若與在朝諸賢之書，亦非完本。由此看來，「四庫本」乃由後人掇拾而成，並非當時的舊帙了。

又按唐書文苑傳，稱：「盧氏病廢以後，與洛陽名流朝士，乞藥借書，至每人求乞錢二千」，是盧氏生平的貧困，亦可想見。大抵盧氏一生，乃文士中的極坎坷者，故其所作，每多歡寡愁般，有騷人的遺響，這是遭遇使然的！史

又稱，王楊盧駱，以文章齊名。楊炯嘗說：「愧在盧前，恥居王後」。張說則謂：「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不減王。「恥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今觀照鄰的文章，似不及王楊駱三家的宏放，疑張說之論，很是不錯。然所傳的篇什，獨見缺少，正未可以一斑而窺全豹。至杜甫詩中，都以「江河萬古」許之，也好像很難執殘編斷簡以強定低昂的。

四 駱丞集

駱丞集，唐駱賓王撰，凡四卷。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初爲道王府屬，歷武功主簿，調長安主簿。善五言詩，曾作帝京篇，當時以爲絕唱。武后時，數上疏言事，下除臨海丞，鞅鞅不得志，棄官去。徐敬業之亂，署賓王爲府屬；彼爲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讀，但嘻笑，至「一坏之士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始矍然曰：「誰爲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

此人」！敬業失敗後，賓王亡命，不知所之。或曰，入靈隱寺爲浮屠云。

按唐書文苑傳，有稱：「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命郝雲卿編次之。」陳振孫書錄解題，引雲卿舊序，稱：「光宅中，廣陵亂，伏誅」，這是依據李孝逸奏捷之語。而孟棻本事詩，則說：「賓王落髮，徧遊名山。宋之間遊靈隱寺，作詩，嘗爲賓王續「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句」，似賓王曾披剃入靈隱寺者。然封演開元記中，載之間此詩，是證「月中桂子」之事，並不云出賓王，知當時尚無賓王爲僧之說。又朱國禎湧幢小品，更載：「正德九年，有曹某者，鑿錠池，於海門城東，黃泥口，得古冢，題石曰駱賓王之墓」，云云，亦足證「亡命爲僧」之不確。大概武后改唐爲周，人心共憤，敬業賓王之敗，世頗憐之，故造是語，孟棻不考，因而誤載了。

駱丞集，據新舊唐書所載，都作十卷。宋史藝文志，載有「百道判」三卷，今並散佚。清「四庫本」四卷，乃是後人所哀輯；其註，則明給事中顏文選

所作，援引疎舛，殆無可取。祇以除文選之外，別無他家的註本，而其中亦尙有一二可採者，故不妨作參考之用。又據「說部書」，謂駱賓王的文章，好以「數」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時人號爲「算博士」。也正似楊炯爲文，好以「古人名姓」連開，如：「張平子之略談，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時人稱爲「點鬼簿」云。總之，初唐「四傑」之文；王勃以「高華」著，楊炯以「雄厚」稱，盧照鄰以「清藻」顯，駱賓王以「坦易」名，這都是一時的雋才，足以並傳而不朽！

五 張燕公集

張燕公集，唐張說撰，凡二十五卷。說，字道濟，洛陽人。永昌中，武后策賢良方正，詔糊名考較，說所對第一。玄宗時，遷中書令，封燕國公。說，敦氣節，立然諾，喜推藉後進，於君臣朋友大義甚篤。帝在東宮，所與祕謀密

計甚衆，後卒爲宗臣。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辭，有所爲，必使視草。善用人之長，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尙經術，開館置學士，修太宗之政，皆說倡之。爲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世所不逮。旣謫岳州，而詩益悽惋，人謂得江山之助云。

按新唐書張說本傳，稱其文章典麗宏贍，當時與許國公蘇頌並稱，號曰「燕，許大手筆」。唐書藝文志，載張燕公集三十卷。今所傳之本，祇有二十五卷。然自宋以後，諸家著錄，並同此說，則其五卷的遺佚，已很久了。清四庫所收本，集首有永樂七年伍德記一篇。內稱：「兵燹之後，散佚僅存，錄而藏之」。至嘉靖年間，其子孫始爲梓行，而僞舛特甚。又參考「本傳」，及唐文粹，文苑英華諸書，其文不載於集者尙多。後又旁加搜輯，於集外得「頌」一首，「箴」一首，「表」十八首，「疏」二首，「狀」六首，「策」三首，「批答」一首，「序」十一首，「啓」一首，「書」二首，「露布」一首，「碑

「四首，「墓誌」九首，「行狀」一首，凡六十一首：都依類補入，而原集的目次錯誤者，亦詮次更定，仍分爲二十五卷，庶幾復成完本了。

又按張說與徐堅評論並世的文章：彼以爲韓休之文，如太羹玄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之文，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栒玉罍，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稱爲篤論。然諸人的文章，現今傳於世的，祇有張九齡可和燕許兩家相埒。大抵唐初諸文家，乘六朝之後，文好偶儷，「四傑」的著作，便都如是。至於燕許二人之文，雖稍近雅正，而駢儷之習，猶未能祛除，這也許是風習使然罷！蘇頲，因四庫中無其「集」，故不錄。

六 李太白集

李太白集，唐李白撰，凡三十卷。白，字太白，一字青蓮，舊唐書稱山東

人，新唐書則作隴西成紀人。其先世，在隋末時，以罪徙西域。神龍初年遁還，客巴西。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入懷，因以命之。十歲，通詩書。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頌爲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奇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輕財重施。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時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又曾召白爲「樂章」，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數宴見，後爲權貴所沮，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安祿山反，白爲永王璘府僚佐，璘敗，當誅，郭子儀請解官以贖，詔長流夜郎。旋赦還，卒於當塗。

按新唐書藝文志，有李白草堂集二十卷，李陽冰編。按，宋敏求「後序」

曰：「唐李陽冰序，李白草堂集十卷，咸平中，「樂史」別得白「歌詩」十卷，合爲李翰林集二十卷。」「史」又云：「雜箸爲「別集」十卷」。然則草堂

集原本十卷，唐志以陽冰所編爲二十卷者，殊失之不考。今草堂集不傳，「樂史」所編亦罕見。若現行四庫所藏本，乃宋敏求得王溥及唐魏瓘「本」，又哀集唐類詩諸編，暨石刻所傳，編爲一集。曾鞏又考其先後而次第之，爲三十卷。首卷惟載諸「序」「碑記」，二卷以下，乃爲「詩歌」，有二十三卷，「雜箸」六卷，流傳很少。考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皆題李翰林集，而今本則云太白集，不知「宋本」所改，還是後人所改，疑莫能明。

考李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復請所爲文，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歎者數四，號爲謫仙，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間日，由是稱譽光赫。賀又見其烏棲曲，歎賞苦吟曰：「此可以泣鬼神矣！」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梁陳以來，黷薄斯極，沈休文又尙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故李白集中，「律詩」很少。嘗說：「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難也，况使

束於聲調俳優哉！又曾戲杜甫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這完全是譏笑杜甫詩的太受拘束了！

七 杜工部集

杜工部集，唐杜甫撰。甫字子美，審言之孫。原本襄陽人，後徙河南鞏縣。少時，李邕奇其才先往見之。初應進士不第。天寶末獻三大禮賦，玄宗奇之。會安祿山亂，未拜官。肅宗時官至右拾遺。後依嚴武於劍南，歷時最久。武卒，往來梓州夔州間。大歷中，出瞿塘，下江陵，沿沅湘以登衡山，因游耒陽遂卒。唐書曰：「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

按杜工部集，有宋代郭知達「九家集註」三十六卷。蓋宋人喜言「杜詩」，而註「杜詩」的，卻沒有善本。此編，集王洙，宋祁，王安石，黃庭堅，薛

夢符，杜田，鮑彪，師尹，趙彥材，諸家之註而成，裁別有法，極見簡要。又黃氏「補註」三十六卷，爲宋代黃希原本，而其子鶴續成之，積三十餘年之力，始克成編。其所徵引，以王洙，趙次公，師尹，鮑彪，杜修可，魯訢，諸家之說爲多。書中凡屬「原註」，名稱「某曰」，其「補註」，則稱「希曰」，或「鶴曰」，以別之。大旨在於按年編詩，故冠以「年譜」「辨疑」，用爲綱領。而詩中各以所作歲月，註於逐篇之下，使讀者得以考見其先後出處之大致。不過中間很有強爲編排，殊傷穿鑿。然因考據精核之處，後來註杜諸家，往往援以爲證，故其書久傳而不廢。此外如明時唐元竑的杜詩攬四卷，清時仇兆鼇的杜詩詳註二十五卷，又「附編」二卷，以及不著編輯人名氏的集千家註杜詩二十卷，都可於研究杜集時作參考之用。

唐人元稹，曾論李杜之優劣曰：「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

人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較其旨要，尙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舖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尙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李杜的文章，其是非優劣之間，見仁見智，說各不同。而後之屬文者，類多以稊的議論爲是。

明人王世貞藝苑卮言中，有曰：「李杜光燄千古，人人知之。滄浪並極推尊，而不能致辨。元微之獨重子美，宋人以爲談柄。近時楊用修，爲李左袒；輕俊之士，往往傳耳；要其所得，俱影響之間。五言古，選體，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氣」爲主，以「自然」爲宗，以「俊逸高暢」爲貴；子美以「意」爲主，以「獨造」爲宗，以「奇拔沈雄」爲貴。其歌行之妙；詠之使人飄揚欲仙

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款款欲絕者，子美也。選體：太白多「露語」「率語」，子美多「穉語」「累語」，置之陶謝間，便覺僞父面目，乃欲使之奪曹氏父子耶？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聖矣！五七言絕，太白神矣！七言歌行，聖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絕，皆變體，間爲之可耳，不足多法也。

八 元次山集

元次山集，唐元結撰。凡一十有二卷。結，字次山，河南人。少時，放浪不羈。年十七，乃折節向學。後擢天寶十二載進士第，國子司業蘇源明薦之。先是源明與杜甫鄭虔相友善，而尤稱元結及梁肅；至是，結上時議三篇。後官至道州刺史，進容管經略使，卒。結與蕭穎士李華，並世而生，然其詩文，與時相異；蓋蕭李之文，始具古文的規模，導韓柳的先路；但尙不及元結的夏夏

自異，有造於韓柳者更大咧！

按新唐書「本傳」，謂結所著，有元子十卷，李商隱爲作序。「文編」十卷，李紆爲作序。又猗玕子一卷。以上諸作，後世皆不傳。今所傳的，祇有「四庫本」次山集，而其「書名」與「卷數」，都不相合，大概是後人摭拾散帙而編之，已非當時的舊本了。試看洪邁譏他所記二十國事，如：方國，圓國，言國，相乳國，無手國，無足國，惡國，忍國，無鼻國，觸國之類，其見於容齋隨筆的，此本中都沒有，則其所佚的篇數，實在不少了！

元結的爲人，性不諧俗，亦往往迹涉詭激。初居商餘山，自稱曰季。及逃難猗玕洞，則稱猗玕子。又或稱浪士，或稱聾叟，或稱漫叟；爲官，或稱漫郎；頗近於古之「狂」者。然其制行高潔，而深抱閔時憂國之心；文章更戛戛自異，一變排偶綺麗的舊習。杜甫嘗和他的春陵行，稱其「可爲天地萬物吐氣」。晁公武則謂其「文如古鐘磬，不諧俗耳」。高似孫又謂其「文章奇古，不蹈

龔。」大概唐代之文，在韓愈以前，其能毅然自爲不拾前人唾餘的，當自元結始，這也可說有「耿介拔俗」之姿了！皇甫湜曾題其浯溪中興頌，有曰：「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次指紱，約結有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他的品題，也很近實！

九 獨孤毗陵集

獨孤毗陵集，唐獨孤及撰，凡二十卷。及，字至之，洛陽人。官至司封郎中，常州刺史。卒，諡號曰「憲」。其事蹟，具見於唐書「本傳」。權德輿稱其：「立言遣詞，有古風格，濬波瀾而去流宕，得菁華而無枝葉」。皇甫湜亦稱：「及文，如危峯絕壁，穿依霄漢，長松怪石，顛倒巖壑」。而清代王士禛香祖筆記，則謂其：「序記」尙沿唐習，「碑版」敘事，稍見情實。仙掌函谷二銘，琅玕溪述，馬退山茅亭記，風后八陣圖記，是其傑作，文粹略已載之。

』，他是頗不以皇甫之言爲然的。

考唐自貞觀以後，文士都沿六朝的體製。經開元天寶，「詩格」遂大變，而「文格」猶襲舊規。至元結與獨孤及出，始奮起湔除之。蕭穎士及李華，則爲其左右。其後韓柳繼起，唐朝的古文，遂蔚然極盛，斲雕爲樸，數子實居首功。唐實錄稱韓愈學獨孤及之文，當必有據。祇以古文的風氣初開，故尙明而未融耳！若士禎所說，乃要於「筆路藍縷」之初，責以「制禮作樂」之事，那是未能尙論其世了。

毗陵集，爲其門人安定梁肅所編，而李舟爲之序，凡「詩」三卷，「文」十七卷，舊本早已湮沒了。明人吳寬自內閣中鈔出，始傳於世。其中如景皇帝配天議，郭知運呂誣等諡議，都是粹然儒者之言，非但以詞采爲勝的。士禎所舉的幾篇，又安足以包括之。至馬退山茅亭記，乃柳宗元所作，後人誤入及集，士禎一律稱之，尤疎於考證了！又按李舟獨孤常州集序，稱：「天后朝，廣

漢陳子昂獨泝頽波，以趣清源；自茲作者，稍稍而出。先大夫嘗因講文，謂小子曰，「吾友蘭陵蕭茂挺，趙郡李遐叔，長樂賈幼鄰，洎所知河南獨孤至之，皆憲章「六藝」，能探古人述作之旨」。

十 韓昌黎集

韓昌黎集，唐韓愈撰。凡四十卷，又「外集」十卷。愈字退之，先世居昌黎，後徙居鄧州之南陽。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死，嫂鄭氏鞠養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之學。擢進士第，後官至吏部侍郎。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彼能深探本原，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等數十篇，皆與衍宏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於他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皇甫湜李翱等從而效之，便不及遠甚。

自來註韓集的，有宋人方崧卿所撰韓集舉正十卷，「外集舉正」一卷。其名曰「舉正」者，蓋因郭京易舉正之舊，自註「考異」，刪去此條，遂莫知其命名之義。書中改正之字，用朱紅書；衍去之字，以圓圈圍之；增入之字，以方圈圍之；顛倒之字，以墨線曲折鉤之；體例自較明晰。所據碑本，凡十有七。所據諸家之書，有唐「令狐澄本」，南唐「保大本」，「祕閣本」等，並參以文錄，文苑英華，唐文粹等書，參互鉤貫，用力甚勤。其次，有宋儒朱熹、韓文考異十卷。蓋因方崧卿所作「舉正」，雖參校衆本，然其中頗多依違牽就之處；朱氏覆加考訂，勒爲十卷；凡「方本」之合者存之，其不合者，一一詳爲辨證。以上二書，可供研究「韓文」者，作爲「考訂」之用。

此外，又有宋人魏仲舉所編的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凡四十卷。是書首列「評論」，「訓詁」，「音釋」，諸儒名氏一篇，自唐人燕山劉氏，以迄穎人王氏，共一百四十八家；又附以新添「集註」五十家，「補註」五十家

，「廣註」五十家，「釋事」二十家，「補音」二十家，「協音」二十家，「正誤」二十家，「考異」十家，統計祇「三百六十八」家：不足「五百」之數。而所云新添諸家，皆不著名氏。大抵虛構其目，務以炫博，非實有其書的。然近世諸家原書，世多失傳，今猶能獲見一二，亦不可謂非仲舉之功了。至東雅堂韓昌黎集註四十卷，又「外集」十卷，雖不著撰述人名氏，而其用力甚勤，亦可供研究韓文的參考。

洪邁容齋隨筆曰：「劉夢得 李習之 皇甫持正 李漢，皆稱誦韓公之文，各極其勢。劉夢得云：「高山無窮，太華削成。人文無窮，夫子挺生。鸞鳳一鳴，蝸蟾革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餘年，聲名塞天。」李習之云：「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剽剝不讓。撥去其華，得其本根，包劉越羸，並武同殷。六經之風，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於文。」皇甫持正云：「先生之作：無圓無方，主是歸工。抉經之心，執聖之權。尙

友作政，跛邪觝異。以扶孔子，存臯之極。茹古涵今，有無端涯。鯨鏗春麗，驚耀天下。栗密窈眇，章安句適。精能之至，鬼入神出。姬氏以來，一人而已。——李漢云：「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性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此四人推高韓氏，可謂盡至了！

十一 柳柳州集

柳柳州集，唐柳宗元撰，凡四十五卷。宗元，字子厚，其先河東人，後徙於吳。少時，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行輩推仰。後第進士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王叔文章執誼二人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坐貶邵州刺史；不半道，又貶永州司馬。宗元既竄斥，地又荒蕪，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曾做作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後移柳州刺史

，其爲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曰貞符。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既坐廢，遂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

按柳州集，爲唐人劉禹錫所編。其後卷目增損，在宋時，已有四本：一則三十三卷，爲元符間「京師開行本」；一則「曾丞相家本」，一則「晏元獻家本」；一則今所傳詒訓柳先生文集四十五卷，其本出自穆修家，——「穆氏之本」，亦即禹錫的原本——政和中，胥山沈晦，取各本參校，而以諸本所餘的，別作「外集」二卷，附之於後。至淳熙中，韓醇又爲之箋註音釋，更搜舊遺佚，別成一卷，附於外集之末。至增廣註釋音辯柳集四十三卷，舊題：爲宋人童宗說「註釋」，張敦頤「音辯」，潘緯「音義」。其本以宗元「本集」，「外集」，合而爲一，分類排次，已非劉禹錫所編的舊本了。此外，若宋魏仲舉所編的五百家註音辨柳先生文集二十一卷，與所刻五百家註昌黎集，纖毫不

爽，蓋二集是一時並出的。此集前有評論訓詁諸儒，檢核亦不足五百家。卽其徵引，亦不及韓集的博，蓋諸家論韓者多，論柳者較少，故所取不過如此，特姑以「五百家」之名，與韓集相配罷了。書後，又有「外集」二卷，「新編外集」二卷，龍城集二卷，「附錄」八卷。

柳宗元集中，以山川諸記爲最工，而在永州者爲多。子厚之文，其所以至永州而益工者，也許是得之山水之助理！明王鑿震澤長語說：「讀元次山集，記道州諸山水，亦曲得其妙。子厚豐縟精絕，次山簡淡高古，二子之文，吾未知所先後也？」然近世言古文的，尤推子厚諸記，次山殆非其比云。又明人唐順之說：「柳文如峻峯絕壑，壁立千仞，間見層出，森然如蒼煙杳靄之外，望之者不能躋，躋之者不能踰，其境高矣！」然其文尙不能及韓愈，蓋柳多模擬前人，其初習六朝，間不能擺脫；至柳州以後諸作，則始浸淫而入於古，方望溪所謂：「標然如秋雲之遠，可望而不可攀者也」。至柳氏的詩，字字如珠玉

，精則精極了！然亦不若退之的變態百出。故使退之收斂而爲子厚則易，使子厚開拓而爲退之則難；此蓋由於「意味」可學，而「才氣」卻不可及的。

十一 皇甫持正集

皇甫持正集，唐皇甫湜撰，凡六卷。湜，睦州新安人。元和元年，擢進士第；解褐爲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性卞急使氣，數忤同省，求分司。裴度留守東都，特愛之，嘗辟爲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卽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自吾爲願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縑，何遇我薄耶？」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

按皇甫持正集，唐書藝文志作三卷。晁公武讀書志作六卷，「雜文」三十八篇，與今所傳之本相合。然唐書本傳，曾載其爲度作光福寺碑文，今此本僅

載況集序，而其「碑文」已佚；即集古金石二錄，亦已都不載此碑；豈唐末尚存，至五代兵燹以後，遂已亡失嗎？是今本爲宋人所重編，已非唐時的舊帙了。集中無詩，洪邁容齋隨筆，嘗記其涪溪一篇，以爲風格無可采。而陸游跋湜集，則以爲自是傑作，邁語爲傳寫之誤。今考其實，湜祇有「文集」，而無「詩集」，豈唐以來「詩集」竟不著錄麼？

皇甫湜之文，與李翱同出韓愈；翱得愈的「醇正」，而湜得愈的「奇崛」。其答李生三書，盛氣攻辨，又甚於愈。然如編年紀傳論，孟子荀子言性論，亦未嘗不持論平允。至鄭玉師山遺文，有與洪君實書，則曰：「所假皇甫集，連日細看，大抵不愜人意；其言語敍次，卻是著力鋪排，往往反傷工巧，終無自然氣象。其「記文」中，又多叶韻語，殊非大家數」，云云。這大概講學之家，不甚瞭解文章的體例，故持論往往如是，亦不足辨別的。

十三 李文公集

李文公集，唐李翱撰，凡十八卷。翱，字習之，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嵩之孫，韓愈的姪婿。貞元十四年，第進士。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後官至山南東道節度使。其學，皆出於韓愈。集中載答皇甫湜書，自稱：「高懸女楊烈婦傳，不在班固蔡邕下」，其自許未免稍過。然觀其與梁載言書，論文甚詳。至寄從弟正辭書，謂：「人號文章爲一藝者，乃時所好之文，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詞，惡得以「一藝」名之」！故李翱的才與學，雖皆有遜於愈，不能鎔鑄百氏，皆如己出，而立言具有根柢。大抵溫厚和平，俯仰中度，不像李觀劉蛻諸人，有矜心作意之態。蘇舜欽說他：「詞不逮韓，而理過柳」，真是確論！鄭獬說他：「尙質而少工」，則貶之太甚了！

按唐書藝文志，稱李文公集十八卷。趙汭，東山存藥，有「書後」一篇，稱其「集」十有八卷，百〇四篇。陳振孫書錄解題，則云「蜀本」分二十卷。近世凡有二本：一本，爲明代景泰間，河東邢讓鈔本，僞舛特甚。一本，爲毛

晉所刊，仍十八卷，今收入四庫。此「集」不知何人所編，觀其有與侯高第二書，而無第一書，知其去取之間，特爲精審。惟「集」中皇祖實錄一篇，立名頗爲僭越，編集者乃無所刊正，則殊失別裁了。又陳振孫謂其「集」中無詩，獨載戲贈一篇，拙甚」！葉適則說其：「不長於詩，故「集」中無傳」。石林詩話曰：「人之材力有限。皇甫湜，李翱，皆韓退之高弟，而二人獨不傳其詩，不應散亡無一篇者，計或非其所長，故不作耳。二人以非所長而不作，賢於世之不能而強爲之者也」。這幾句話，真允當極了！

宋世尙「理學」，很有極推習之的文章者。蒙齋筆談曰：「李習之學識，實過韓退之；蓋其所知者各異，退之主張吾道千載一人，而余爲是言，固不越矣！然余自不以爲疑，曷不取原道讀之？醜粹而不雜，明果而不二，世皆以比孟子；然究其所終，則得儒者之說，而苟知學孔子者，皆能爲是言。習之復性書三篇，於秦漢以下，諸儒略無所襲，獨超然知顏子之用心。……今世言三代

周公孔子之道，詳者莫如禮記；禮記之傳駁，而真得孔子之言者，惟中庸與大學，退之出於大學而未至。……習之學出中庸而不膠其言」。其推崇習之的學識，極有見地。

十四 白氏長慶集

白氏長慶集，唐白居易撰，凡七十一卷。居易，字樂天，其先太原人。元和初，爲翰林學士，遷左拾遺，累官蘇州刺史，河南尹。會昌初，以刑部尙書致仕。居易，敏悟絕人，工文章。未冠，謁顧況。況，吳人，恃才，少所許可；見其文，自失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居易於文章精切，然最工詩。初頗以規諷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數千篇。當時士人爭傳，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其僞者，相輒能辨之。其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雖試百數不差。九歲，暗識聲律，其篤於才章，

蓋天稟使然。

按唐書藝文志，載白氏長慶集七十五卷。宋志，亦載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又按，晁公武讀書志，尤袤遂初堂書目，陳振孫書錄解題，均作白氏長慶集。則錢曾讀書敏求記，稱：「所見宋刻居易集兩本，皆題爲白氏文集，不名長慶集」，云云；以及汪立名校刻香山詩集，亦謂：「寶歷以後之詩，不應概題曰長慶」，云云，未可據以爲是。其卷帙之數，晁公武謂「前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續集」五卷，今亡失三卷，當有七十二卷。陳振孫謂七十一卷之外，又有「外集」一卷，亦當有七十二卷。而兩家所標的數目，乃皆仍爲七十一卷，與今所傳的本相合，則其故不可得考。至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說「集」中策問第二道，俗本妄有所增；馮班才調集評，亦稱每卷首「古調」「律詩」「格詩」之目，爲重刻；那末今所行本，已絕非當日的舊製了。

洪邁容齋隨筆，有曰：「元微之，白樂天，在唐元和和長慶間齊名。其詠天

寶時事，連昌宮詞，長恨歌，皆膾炙人口，後讀之者性情蕩搖，如身生其時，親見其事，殆未易優劣論也。然長恨歌不過述明皇追愴貴妃始末，無他激揚，不若連昌詞有監戒規諷之意。至詩苑類格，則說：「白樂天諷諭之詩，長於「激」；閑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詞，長於「切」；律詩百言以上，長於「贍」；五字七字百言以下，長於情」。而墨客揮犀中，又稱之曰：「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復易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也！」以上諸家之論，可資研究白氏集的借鏡。

十五 杜樊川集

杜樊川集，唐杜牧撰。凡「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別集」一卷。牧，字牧之，京兆萬年人。太和二年，擢進士第，官至中書舍人。性剛直，

有奇節，不爲齷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病利尤切。自少與李甘，李中敏，宋祁善，其通古今善處成敗，甘等皆不及。牧以疏直，時無右援者；從兄悰，更歷將相，而牧困躓不自振，頗快快不平。卒，年五十。初，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皎皎白駒」字，——或曰：「過隙也」；俄而炊甑裂，牧曰：「不祥也」！乃自寫「墓誌」文，悉取所爲文章焚之。牧於詩，情致豪邁，人號爲小杜，以別於杜甫云。

按樊川集，爲杜牧甥裴延翰所編。唐書藝文志，作二十卷。晁氏讀書志，又載「外集」一卷。王士禛居易錄，謂舊藏杜集，止二十卷。劉克莊後村詩話云，樊川有「續別集」三卷，十八九皆許渾詩。牧仕宦不至南海，而「別集」乃有南海府罷之作，則「宋本」於「外集」之外，又有「續別集」三卷。今四庫所收之本，僅附「外集」「別集」各一卷，有裴延翰「序」，又有宋熙寧六年田概「序」，較克莊所見的「別集」，尙少二卷；而南海府罷之作，也不收

入；是則又經後人刪定，非克莊所見的舊本了。

嘗考杜牧的詩，「冶蕩」之處，有甚於長慶時的元稹白居易，然其「風骨」，則實出元白之上。至其古文，尤縱橫奧衍，多切經世之務。罪言一篇，宋祁作新唐書藩鎮論，實全錄之。費袞梁谿漫志，載：「歐陽修使子槩，讀新唐書「列傳」，臥而聽之，至藩鎮傳敘，歎曰，「若皆如此傳，筆力亦不可及」！識曲聽真，殆非偶爾」。即以「散體」而論，亦遠勝元白。今觀其「集」中，有讀韓杜集詩。又其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詩曰：「經書刮根本，史書閱興亡。高摘屈宋豔，濃薰班馬香。李杜泛浩浩，韓柳摩蒼蒼，近者四君子，與古爭強梁」。則牧於文章，具有本末，無怪其睥睨「長慶體」了。

十六 穆參軍集

穆參軍集，宋穆修撰，凡三卷，又「附錄遺事」一卷。修字伯長，鄆州人

咸平中，舉進士，得出身。初授秦州司理參軍，以伉直，爲通判秦應所誣構，貶池州。後再逢恩，徙潁蔡二州文學掾。明道元年病卒。宋人皆稱他爲穆參軍，是從其初官時之名。修曾受數學於陳搏，先天圖的竄入「儒家」，自穆修始。其文章，則莫考師承，而歐陽修謂其學古文，在尹洙之前。朱子名臣言行錄，亦稱尹洙學古文於修。大概其人天資高邁，文則沿溯於韓柳而自得之，卓然自成一派。嘗考宋代的古文，實柳開與修爲之倡；然開之學，及身而止；修則一傳爲尹洙，再傳爲歐陽修，而宋代的文章，於斯極盛，是其功實不小咧！

按蘇舜欽哀穆先生文，有稱：「訪其遺文，惟得任中正尚書家廟碑，靜勝亭記，徐生昌墓誌，蔡州塔記四篇，不能成卷。祖無擇集中，有修集序一篇，稱：「其文，於嗣子照，得「詩」五十六，「書」一，「序」一，「記」一，「誌」一，「祭文」一，總二十次，爲三卷」。其「序」作於慶歷三年，所刻詩文之數，都與今所傳本合，蓋此「集」還是無擇所傳的舊本呢。又考龍學集，有「補錄遺事」一

卷，不知何人所編？今「四庫本」，亦附載之，以備考。至諸家鈔本，或稱河南穆先生文集，或稱穆參軍集；祖無擇「序」，則又稱河南穆公集，參差不一。茲從文獻通考，以穆參軍集箸錄，蓋南宋時通用此名，故存之。

又按穆修集中，曾作巨盜詩以刺丁謂。論者以爲修與謂爲貧賤交，謂後貴，修乃不與之揖，謂銜之，頗爲所軋，遂作詩以刺，覺其頗累於道。然其詩排斥姦邪，尙不致乖於公義，未可深非。而葉適冰心集，譏呂祖謙宋文鑑所收修的法相院鐘記，靜勝亭記二篇，爲腐敗粗澀，亦言之已甚！祇有第三卷首，載亳州魏武帝帳廟記一篇，盛稱曹操建休功，定中土，云云，其獎篡助逆，可謂大乖名教，讀者不可不辨。考宋代爲古文的，柳開最早。然自歐陽修獨推穆伯長蘇子美，而略不及開，學者頗以爲異。范文正公作尹師魯集序，云：「五代文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磨之。洎楊大年專事藻飾，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尹師魯與穆伯長力爲古文，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

一變而古」，其言實爲至當。

十七 歐陽文忠集

歐陽文忠集，宋歐陽修撰，凡一百五十三卷，「附錄」五卷。修，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氏，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仍猶五代的餘習，卑弱不能振，士因陋求舊而已。自柳開，穆修，蘇舜元，舜欽輩，都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修遊隨州，得唐韓愈遺棄於廢書籠中，讀而心慕之；苦心探討，至忘寢食，必要並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游，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遊，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晚，自號六一居士。卒，謚文忠。陳同甫好讀歐文，擇其精者，爲歐陽文粹，這是專選歐文的創始者。

按宋史藝文志，載修所著：有「文集」五十卷，「別集」二十卷，六一集七卷，「奏議」十八卷，內外制集十一卷，從諫集八卷。此諸集之中，祇有居士集爲修晚年所自編，其餘都出之後人的哀輯，各自流傳。今四庫所收之本，爲周必大所編定，自居士集至書簡集，凡分十種，前有必大所作「序」。其書，以諸本參校同異，見於所紀的，曰：文纂，曰薛齊誼編年慶歷文粹，曰熙寧時文，曰文海，曰文藪，曰京本英辭類藁，曰臧啓新範，曰仕途必用，曰京師名賢簡啓，皆廣爲蒐討，一字一句，必加考覈。又有兩本重見，而刪其複出的，其鑒別亦最爲詳允。至陳亮所編的歐陽文粹，其與「原集」中字句異同之處，不可枚舉，皆足以資參考，學者不妨與「原集」並讀可耳！

宋初古文，作者數家。至歐陽永叔出，始卓然爲一代宗匠。永叔自述其所學，謂其所爲古文，實淵源於蘇子美尹師魯。按，邵伯溫聞見前錄曰：「錢惟演留守西都，因府第雙桂樓西城，建臨園驛，命永叔師魯作記；永叔文先成，

凡千餘言；師魯曰，「某只用五百字可紀」；永叔服其簡古！永叔自此始爲古文」。而永叔作蘇子美集序，又說：「子美學古文在先，而子美實與穆伯長遊」。所以永叔的古文，實淵源於蘇尹二家的。

今考子美之文，超邁橫絕爲奇；師魯之文，簡直謹慎爲法；實皆與歐氏不同。蓋歐氏之文，是學太史公與韓昌黎而變其形貌的，故其紆徐曲折，偃仰可觀，自成「家數」。蘇軾謂其：「論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紀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世以爲確評。曾鞏則稱其：「文章逸發，醅深炳蔚。體備韓馬，思兼莊屈。垂光簡編，焯燦星日。絕去刀尺，混然天質。辭窮卷盡，含意未卒。讀書心理，開蒙愈疾。當代一人，顧無疇匹」。其推崇歐氏處，亦極得體。

至評其「行文之情致」者，則又有蘇老泉王安石二家。蘇氏之言曰：「執事之文：紆徐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切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王氏之言曰：「如公氣質之深厚，智識之

高遠；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月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急風暴雨之驟至；其雄詞閎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凡此二家之論，均能深知歐文之「情致」者，

十八 元豐類彙

元豐類彙，宋曾鞏撰，凡五十卷。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輒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甫冠，名聞四方，歐陽修見其文，奇之。鞏爲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一時工作文詞的，鮮能過之。少時，與王安石遊，安石聲譽未振，鞏導之於歐陽修；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鞏曰：「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於有爲，吝於改過耳」。其人

的生平行事如此。

按宋史「本傳」，稱鞏所作元豐類彙，本五十卷。韓維撰鞏神道碑，又載有「續彙」四十卷，「外集」十卷。南渡而後，「續彙」「外集」，已散佚不傳。開禧中，建昌郡守趙汝礪始得其本於鞏之族孫灑。元季兵燹，其本又亡。今所存的，祇此四庫所收的五十卷而已。然若懷友一首，厄臺記一首，與世所傳的書魏鄭公傳後，以及諸佚文之見於宋文鑑，宋文選者，當卽「外集」「續彙」中之文，故悉不見「集」中。又考四庫所收之本，係紀曉嵐氏用長洲顧崧齡所刊者箸錄，而以何義門讀書記所點勘的，補正其譌脫，較諸明刻，差爲完善。

朱子語類，稱：「南豐文字確實」。又說：「南豐文卻通質。他初亦只是學爲文，卻因爲文，漸見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爲空言。只是關鍵緊要處，也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較質而近理」。又說：「南豐擬制內有數篇，雖雜之三代誥命中，

亦無愧』。又說：「南豐作宜黃筠州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考朱子之說，是真深知曾南豐之文字者。

十九 臨川集

臨川集，宋王安石撰，凡一百卷。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若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修，爲之延譽。其釋經義，不取先儒傳註，務出新意；訓釋詩，書，周禮，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又作字說，多穿鑿附會，其流入於佛老，一時學者，莫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於是先儒傳註，一切廢而不用。今其書，祇有周官新義尙存，餘書不傳。——然「經義」之弊，自安石啓其端的。

按宋史藝文志，載王安石集一百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同。晁公武讀書

志，則作一百三十卷。焦竑國史經籍志，亦作一百卷，而別出「後集」八十卷。都與宋志參錯不合。今世所行的「四庫本」，實止有一百卷，乃紹興十年，郡守桐廬詹大和校定重刻，而豫章黃次山爲之「序」。其書，雖遺篇逸句，未經搜輯者尙多；而此百卷之內，菁華具在，其波瀾法度，實足自傳不朽。朱子楚辭後語，謂：「安石致位宰相，流毒四海；而其言，與生平行事心術，略無毫髮肖，夫子所以有「於予改是」之嘆！」這真千古的定評了！

介甫之文，筆力峭勁，而乏從容之意；然結構剪裁，極爲矜嚴。其所作「碑誌」，則又別出一調，與子固相伯仲。楊慎謂：「半山之文，愈短愈妙，如書刺客傳後，何讓史記乎」。然王氏文字之病，在學韓愈太過，此正不及歐氏處；而熾刻斬絕，下筆千鈞，則又過之。至介甫之詩，亦極有名，其「絕句」尤工。黃山谷說其：「小詩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諷味之，便覺沆瀣生牙頰間」。石林詩話，亦曰：「荆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

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牽排比處」。這兩段評論，極能道出王詩的概狀云。

曾鞏與王安石，早相友善。鞏出於歐公之門，而安石亦爲歐公推挽。當時方盛爲古文，鞏登嘉祐二年進士，安石登慶歷二年進士。然二人性行不同：鞏學術醇正，以孝友聞；安石有才略，該通政治文學，強伎執拗，自用太甚；故鞏爲文章，典雅有餘，精彩不足；安石之文，則純潔雄偉，精悍之氣，溢於言表。後人或以鞏之文非韓柳歐蘇之倫，其所以入「八家」之選，豈非以其學術的醇正麼？安石之文，優於歐蘇。韻頡韓柳，而列之「八家」，或以爲嫌，豈非以其資性執拗，爲後之學者所厭惡麼？至朱子極好鞏文；呂祖謙古文關鍵，遂獨取韓柳歐蘇曾七家，而不取安石，這都是各從其所好罷了。

二十 嘉祐集

嘉祐集，宋蘇洵撰，凡十六卷，又「附錄」二卷。洵，字明允，蜀郡眉山

人。年二十七歲，始發憤爲學。歲餘，往應試，不第。歸，盡焚舊所作文，閉戶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既而與二子軾轍至京師，謁翰林學士歐陽修，上權書衡論二十二篇，歐公以爲賈誼，劉向不能過也，一時士大夫爭相傳誦。蓋其所著二十二篇，霸氣鬱勃，而波瀾萬重，精彩奪目，猶如神龍之將躍，忽晦忽明，其變幻非人所能測，「蘇文」由是知名。薦除校書郎，編禮書，書方成而卒。洵父子三人，都有文名，後人或稱洵爲老蘇，軾爲大蘇，轍爲小蘇云。

考曾鞏作洵墓誌，稱其有集二十卷。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俱作十五卷。是則此「集」在宋時，已有兩本了。今四庫所收之本，爲徐乾學家所藏，作十六卷。又有康熙間蘇州邵仁泓所刊本，亦作十六卷，均與宋人所記不同。「徐氏本」，名嘉祐新集，「邵氏本」則名老泉先生集，名稱互異，不知其何故。又有「附錄」二卷，爲奉議郎充婺州學教授沈斐所輯。

按「三蘇」雖經歐陽公的識拔，而其文章豪放，與歐陽體制不同。子瞻，

於三人中尤爲絕倫。若老蘇所作之文，則放而能收，散而能斂，一擊一刺之間，皆有法度。祇以議論乖角不免有戰國策士之習耳。然其下筆千言，頃刻而成，亦天才使然的。「三蘇」初至京師，縉紳大夫無不傾倒，獨王介甫譏爲策士之文，而明允亦以其不近人情，作辨姦論以貶之。要之蜀地僻遠，在宋之初，文雅未盛，而洵獨教其二子成名，文章學術，自成一派，也可謂豪傑之士了！

二十一 東坡全集

東坡全集，宋蘇軾撰，凡一百十五卷。軾字子瞻。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修，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異，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爲，

但真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修，修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

按蘇轍爲其兄軾作「墓誌」，稱軾所著，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載並同，而別增應詔集十卷，合爲一編，卽世稱爲東坡七集者是。宋史藝文志，則載「前後集」七十卷，卷數與墓誌不合；而又別出奏議補遺三卷，南征集一卷，「詞」一卷，南省說書一卷，「別集」四十卷，黃州集二卷，續集二卷，北歸集六卷，儋耳手澤一卷，名目十分繁碎，大概軾集在宋世，原不止一本的。今四庫所收之本，乃清代蔡士英所刊；蓋據舊刻重訂，世所通行，故用以箸錄。

子瞻平生，篤孝友，輕財好施，勇於爲義。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以是爲小人所忌，不得久居於朝。然其爲文

，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自有文章以來，蓋亦少見了。|軾嘗謂劉景文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踰此者」。其「詩」，則大放厥詞，別開生面，成一代的大觀；於韓退之之後，另闢一種境界。其詞，則如關西大漢，持鐵板銅琶，唱大江東去。洵可謂多才多藝之人了！

二十二 樂城集

樂城集，宋蘇轍撰，凡五十卷，又「後集」二十四卷，「三集」十卷，應詔集十二卷。轍，字子由，號穎濱，洵之子，而軾之弟。性沈靜簡潔，氣度安詳；爲文汪洋淡泊，似其爲人，而秀傑之氣，絕不可掩，其高卓處，殆與兄軾相迫。至於一生的進退出處，亦無異於乃兄。著作甚多，晚年，斂才就法，更

爲超絕；特亦狃於家學，不免有縱橫氣習耳。所著有詩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欒城文集等；而欒城文集，尤盛傳於世，列爲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云。

按晁公武讀書記，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欒城諸「集」卷目，並與今所行之本相同。祇有宋史藝文志，稱欒城集八十四卷，應詔集十卷，策論十卷，均陽雜箸一卷；焦竑國史經籍志，則又於欒城集外，別出黃門集七十卷，此二書所載，均與晁陳二家所紀不合。今考欒城集，及「後集」，「三集」，共得八十四卷。宋志大概是統舉言之，策論當即是應詔集，而誤以十二卷爲十卷，又復出其目；惟均陽雜箸，未見其書，或後人掇拾遺文，別爲編次，而今已亡佚了。至竑所載的黃門集，宋以來悉不箸錄，疑即欒城集的別名，竑不知而重載的。宋志荒謬，焦志尤多舛駁，都不足據；要當以晁陳二氏，見聞最近的爲準。

小蘇的才氣，雖不及其父與兄，然亦時有大言壯語。餘文，尤頗見法度整齊，富秀傑之氣，乃其所自得者。朱子語類中說：「或問，『蘇子由之文，比

東坡稍近理否」？曰，「亦甚有道理」！但其說利害處，東坡文字較明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曉，要之，學術只一般。子由的詩，遠非東坡之比。樂城遺言：「公言東坡律詩，最忌偏枯，不容一句不善者。古詩用韻，必須偶數；張十二病後詩一卷，頗得陶元亮體。然予觀古人爲文，各自用其才耳。若用心專模倣一人，捨己徇人，未必貴也」！

二十三 朱晦庵集

朱晦庵集，宋朱熹撰，凡百卷，又「續集」五卷，「別集」七卷。熹，字晦庵，婺源人。其事蹟，詳見宋史道學傳。考自唐以來，言古文的，雖漸去華就樸，爲文必本經術，然僅有時因文見道而已；蓋以文爲主，以道爲客，往往雜以談翻靡曼之詞，文體未能一出於正。及「道學派」出，然後竭力以求道體的所在，而不屑屑於爲文，以爲徒雕琢其辭，亦未乎云爾！或者以文體至是始

敵，其流爲語錄講章，益不足以云文，祇有周張程朱爲之，其說理精粹，猶有從容閑暇之象，又豈文士之所能及呢？然「道學派」的文體，至朱子而愈純，故今獨論朱子。

按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晦庵集一百卷，紫陽年譜三卷，而不說其「集」爲誰所編？亦不載「續集」。明黃仲昭跋，稱晦庵朱先生文集一百卷，有浙閩二刻本：「浙本」，不知輯自何人？「閩本」則朱先生季子在所編。又有「續集」若干卷，「別集」若干卷，亦併刻之。今四庫所收之本，爲清康熙時蔡方炳、臧眉錫所刊，臧爲之序，而蔡爲之書後，題曰：朱子大全集，不知其名之所始。考黃仲昭跋，及嘉靖時潘潢跋，皆稱晦庵先生集，而方炳跋，乃稱朱子故有大全文集云云，則其名殆起於明中葉以後罷？惟是潢跋稱「文集」百卷，「續集」五卷，「別集」七卷，悉與今本相合，故今本亦仍分標，以存其舊云。

朱子文體醇雅，並深於古詩。其詩大體，效法漢魏，至字字句句，平側高

下，亦相依倣；而命意託興，則得之於「三百篇」者居多。觀他所著的詩傳，簡當精密，殆無遺憾，亦可見了。至其「感興」之作，大抵以「經史」的事理，播之於吟詠，又豈可與後世詩家者相提並論呢！又曾謂：「古今之世，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及漢魏，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古人之風矣！」是其論詩，亦極有卓識的。

二十四 黃山谷集

黃山谷集，宋黃庭堅撰，凡「山谷內集」三十卷，「外集」十四卷，「別集」二十卷，「詞」一卷，「簡尺」二卷，「年譜」三卷。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舉進士，調葉縣尉。熙寧初，舉四京學官；第文爲優，教授北京國子

監；留守文彥博以爲才，留再仕。蘇軾嘗見其詩文，以爲超軼絕塵，獨立萬世之表，世久無此作，由是聲名始震。庭堅學問文章，天成性得，陳師道謂其詩，得法杜甫，學甫而不爲者。善行草書楷法，亦自成一家。初游灤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林泉之勝，因自號山谷道人；後又自號涪翁。

按葉夢得避暑錄話載黃元明之言曰：「魯直舊有詩千餘篇，中歲焚三之二，存者無幾，故名焦尾集。其後，稍自喜以爲可傳，故復名敝帚集。晚歲，復刊定，止三百八篇，而不克成。今傳於世者尙幾千篇」云云。然庭堅所自定的，皆已不存。其所存的：一曰「內集」庭堅之甥洪炎所編，卽庭堅手定的「內篇」；一曰「外集」，李彤所編；一曰「別集」，孫愷所編；三集皆是詩文合輯的。內中「外集」繼「內集」而編，「別集」又繼「內外集」而編，「年譜」則更繼「別集」而編。若「詞」一卷，「簡尺」二卷，又經後人補入的。

黃庭堅的詩，實開「江西詩派」的先路。自陳師道以下，皆師法之。按宋

代的詩，自歐陽修梅聖俞崛起，始變「西崑體」之習。及蘇軾出，以曠世奇才，包韓白之雄豪，總張姚之格律，又以逸氣高情，驅駕萬象，故爲宋詩人的魁首。蘇門有六君子，世祇以庭堅的詩與軾相配，號曰「蘇黃」。今觀黃詩的氣味風格，多淵源子瞻殆不可掩。論者或以爲蘇長於文，黃長於詩，大非知言。而蘇黃之詩又未易分其優劣，蓋二人的才氣雖各有短長，體格究未相遠咧。漁洋詩話曰：「胡應麟病蘇黃古詩，不爲「十九首」「建安體」；是欲繼天馬之足，作轅下駒也。蘇黃惟在不屑屑擬古，故自成一派。而江西餘風，遂爲後世言詩者所宗也」。其言極見明達。至山谷之文，體稍卑弱，不能與詩相稱了。

二十五 劍南詩藁——渭南文集

劍南詩藁八十五卷，渭南文集五十卷，都是宋陸游撰。游字務觀，號放翁，山陰人，宋詩人陸佃之孫。佃之學問，出於王安石。著有陶山集。方回稱他

的詩格，與胡宿相似；蓋尤長於七言近體云。今陸游的詩，亦惟七言律最佳，豈其淵源於家學麼？按宋自南渡以後，著名的詩人，有陸游，尤袤，范大成，楊萬里，號稱四大家；而游得名尤盛。此四人的詩，都得其法於曾幾；幾爲詩，又效法於黃庭堅；故四家者，亦「江西詩派」之變體而已。

陸游的詩，清新刻露，而出以圓潤，實能自闢一宗，不徒襲黃山谷陳師道的舊格。劉克莊號爲工詩，而後村詩話，載陸游詩，僅摘其對偶之工，已爲皮相。後人選其詩者，又略其感激豪宕，沈鬱深婉之作，惟取其流連光景，可以剽竊移掇者，轉相販鬻，放翁詩派，遂爲論者口實。夫游之才情繁富，觸手成吟，利鈍互陳，誠所不免；故朱彝尊曝書亭集，有是集「跋」，摘其自相蹈襲者，至一百四十餘聯；是陳因窠臼，且不能自免，何況後來？然其託興深微，遣詞雅雋者，全集之內，指不勝屈，安可以選者之誤，併集矢於作者呢？

游以詩名一代，而其文則不甚著。集中諸作，邊幅頗狹。然元祐黨家世，

承文獻遺詞，尙有北宋的典型。故根柢不必其深厚，而修潔有餘；波瀾不必其壯闊，而尺寸不失；陸士龍的「清省」，放翁庶乎近之！視諸南渡末流，以鄙俚爲真切，以庸沓爲詳盡者，確有雲泥之別了。其劍南詩彙中有曰：「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粹然無瑕疵，豈復須人爲？君看古彝器，巧拙兩無施；漢最近先秦，固已殊淳漓」。由上以觀，其文固未能及是，其旨趣則可想見了。

劍南詩彙，按，游有入蜀記，已箸錄是集。其末，有游之子虞「跋」，稱：「游西泝夔道樂其風土，有終焉之志，宿留殆十載。戊戌春，正月，孝宗念其久外，趣召東下，然心未嘗一日忘蜀也；是以題其平生所爲詩卷曰劍南詩彙，蓋不獨謂蜀道所賦詩也」。又稱：戊申己酉後詩，游自大蓬謝事，歸山陰故廬，命子虞編次爲四十卷，復題其籤，曰劍南詩續彙。自此捐館舍，通前彙，爲「詩」八十五卷。子虞，假守九江，刊之郡齋，通名曰劍南詩彙。

渭南文集，按，陸游晚年，封渭南伯，故以名其「文集」。陳振孫書錄解

題，作三十卷。今四庫所收之本：凡「表牋」二卷，「劄子」二卷，「奏狀」一卷，「啓」七卷，「書」一卷，「序」二卷，「碑」一卷，「記」五卷，「雜文」十卷，「墓誌」「墓表」「壙記」「塔銘」九卷，「祭文」「哀辭」二卷，「天彭牡丹譜」，致語，共爲一卷，入蜀記六卷，「詞」二卷，共五十卷；與陳氏所載不同，疑「三」字與「五」字，筆墨相近而譌刻的。未有游之子「遜」跋，其述游之言曰：「劍南，乃詩家事，不可施於文，故別名渭南」云。又有「逸藁」二卷，爲毛晉所補輯的。

第五章 別集類下——元明清三朝的別集

元朝代宋而興起，一時以文章著名的，莫如姚燧。宋濂作元史，稱他：「宏肆該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春容盛大，有西漢風；而宋末弊習，爲之一變也！」除了姚燧而外，要當推虞集爲大宗；而虞之心解神契，尤與燧齊名。

黃宗義明文案序，至以姚虞二人，比之唐朝的韓柳，宋朝的歐曾，說他「非有明一代作者所能及」。但虞集之文，敷暢而失之弱；姚燧之文，矜鍊而失之澀，似未足與韓歐並駕的。姚虞而外，又有揭傒斯者，其文則敘事嚴整，語簡而當；凡朝廷上「誥冊」及「碑版」之文，多出於他手，故當時推爲大手筆云。

以上三人都是元代的著名作家，明人夸誕，動謂元無文者，其殆未之深考麼？

明初文學之士，上承元代虞揭的餘緒，師友講貫，學有本原。若宋濂劉基方孝孺等，都能以文雄於時。其他勝代遺逸，風流標映，更不可指數。然明史所記載的，獨稱：「基所爲文章，氣昌而奇，與宋濂並爲一代之宗」。今觀兩家的文章：宋濂是「雍容渾穆，如天閑良驥，魚魚雅雅，自中節度」；而劉基則「神鋒四出，如千金駿足，飛騰飄警，慕澗注波」；這兩個人：雖都極天下之選，而以德以力，卻略有分別的。方孝孺受業於宋濂，很能努力以繼之，然而比較他的品格，也終如蘇氏之與歐氏，工力不敵。大概劉基好講經世的策略

，其所學不及宋濂的純正；而方孝孺又自命太高，意氣太盛，故所養亦不及宋濂的精粹。

到了永宣以後，一般文人的作品，又皆「沖融演迤，不事鉤棘」，而體氣則漸衰弱了！及李夢陽出，始倡爲高論，屏棄唐以下的古文，謂文必以秦漢爲師法；一時學者，都翕然景從；——這也許是「物極則反」的常例罷！他的文字，光燄逼人，而時有「矜心作意」「不能自然」的缺失。至於歸有光，則輩行稍後。但是他的文章，取徑於歐陽修，曾鞏，再上溯於龍門，不愧一時代的大作家。同時有王世貞者，方負重名，遠近奔赴；獨有光不善他的所爲，至目爲庸妄巨子；當日聞者，很不以爲然；然事久論定，則二人的優劣，識者自能辨別之。

清代的作者，首推侯方域，魏禧，汪琬三家。侯宗法韓氏，魏宗法老蘇，汪宗法歐陽。侯魏兩人的文章，都以馳騁見長，而結束稍嚴，魏比較勝侯。至

汪氏，則養氣斂才，似開「桐城派」言的先路。其後桐城方苞，又以古文專家之業，傳之劉大櫟，大櫟以傳姚鼐，於是推究闡奧，自闢戶牖，天下翕然號爲正宗，這便世所謂「桐城派」者是。當大櫟之世，陽湖惲敬，武進張惠言，這二人，得劉氏門人錢魯斯的師說，遂盡棄其「考據」「駢儷」之學而學他，於是陽湖古文之學以盛，這便世所謂「陽湖派」者是，——此兩派的古文，直可算吾國古學之後勁云。今按四庫所著錄的清代「別集」，祇述方氏的望溪集。

更總括元明清三朝的「別集」，凡得十家：一曰牧菴文集，二曰道園學古錄，三曰文安集，四曰宋學士全集，五曰誠意伯文集，六曰遜志齋集，七日空同集，八曰震川文集，九曰弇州山人四部彙，十曰望溪集。按，元明清著述之家，其數遠勝於前代，惟四庫所收，剔選極嚴，故卷帙不甚浩繁。今更擇其最重要的諸「別集」，而論列之。

一 牧菴文集

牧菴文集，元姚燧撰，凡三十六卷。燧，字端甫，號牧菴，平州柳城人。生三歲而孤，其父樞，謂燧蒙闇，教督之過急，燧不能堪。楊奐爲言，燧令器，長自有成，何急爲！年十八，始受學。時未嘗爲文，視流輩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心弗是之。二十四，始讀退之文，試習之，有作者氣。至元時，爲秦王府文學。再遷翰林學士，改大司農丞。尋拜太子少傅，辭不受，改翰林學士承旨。逾年，得告南歸，卒。

按文淵閣書目，有牧菴集二十冊，而諸家箸錄，都未之及。劉昌輯中州文表，所選燧「詩」，較元文類僅多數首，而「文」則無出文類之外的。又黃宗羲序天一閣書目云：「嘗聞胡震亨家有牧菴集，後求之不得」，大概其集已久佚了。祇有永樂大典中，所收頗夥，較以劉時中「年譜」所載，「文目」雖少十之二三，而較之文類所選，則多十之六七；「詩詞」又多出諸家選本之外。今四庫中，將牠排比編次，分爲三十卷，以存其梗概。

姚燧雖曾受學於許衡之門，而文章，則過衡遠甚。張養浩作牧菴集序，稱其：「才驅氣駕，縱橫開合，紀律惟意，如古勁將軍，率市人戰，鼓行六合，無敵不北」。而柳貫作燧諡議，亦稱其：「典冊」之雅奧，「詔令」之深醇，抉去浮靡，一返古轍；而「銘」「誌」「箴」「頌」，雄偉光潔，家傳人誦，莫得而掩」。觀上二家之言，雖不免有同時推獎之詞，而其文品，則亦可概見了！故當時有欲闡揚先德者，必求燧文，多以不得爲媿，其見重於時人又如此。

二 道園學古錄

道園學古錄，元虞集撰，凡五十卷。集，字伯生，蜀郡人，宋丞相允文五世孫。曾祖剛簡，爲官有治績，嘗與魏了翁，范仲黼，李心傳輩，講學蜀東門外，得程朱氏微旨。祖珏，亦以文學知名。父汲，爲黃岡尉。宋亡，僑居臨川

崇仁，與吳澄爲友，澄稱其文「清而醇」。汲娶國子祭酒楊文仲女，文仲世以春秋名家；而族弟棟，亦明「性理」之學；楊氏在室，卽盡通其說；故集與弟槃，皆受業家庭。出則以契家子，從吳澄游，授學具有源委。集，仕至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晚，自號邵庵，故世稱邵庵先生云。

按虞集的道園學古錄，凡分四編：曰在朝藁，曰應制藁，曰歸田藁，曰方外藁。其中「詩藁」，又別名曰芝亭永言。據黃潛「序」，以是「集」爲虞集手自編定。然其天麓詩序云，友人臨川李本伯宗輯。又李伯宗「序」云：「至正元年，十有一月，閩憲韓公，徵先生文藁，與先生幼子翁歸，及同門之友編輯之，得在朝藁二十卷，應制藁六卷，歸田藁一十八卷，方外藁六卷」，所言與今本正合。更考道園遺藁，前有楊椿「序」，以爲是集之季子翁歸，及其門人所編，與「李本」序合。綜上以觀，是本爲李氏所定無疑，而黃潛所言，爲不足據。

嘗考元代的詩文，自以虞集爲最大宗。蓋自南宋之末：「道學」一派，侈談心性；「江湖」一派，矯語山林；庸沓猥瑣，古法蕩然，理極理窮，無往不復。有元一代，作者雲興；大德延祐以還，尤爲極盛，而詞壇宿老，要必以集爲大宗。學古錄所收，雖不足以盡集的著作，然菁華薈萃，已見其大凡。若更迹其陶鑄羣材，那又不減廬陵的在北宋了。又道園遺藁六卷，爲其從孫堪所編，以補學古錄之遺缺的。凡「古律詩」七百四十一首，附以「樂府」，刻於至正十四年。其他哀錄集之遺文的，別有道園類藁一種。

三 文安集

文安集，元揭傒斯撰，凡十四卷。傒斯，字曼碩，江西富州人。幼貧，讀書甚刻勵，由是貫通百氏，早有文名。延祐初，薦授國史院編修官。時平章李孟，監修國史，讀所撰功臣傳，嘆曰：「是方可名史筆，他人直膽吏牘耳！」

轉應奉翰林文字，仍兼編修；遷國子助教，復留爲應奉，前後三入翰林，臺閣典章，靡不諳練。天歷初，開奎章閣，首擢授經郎，教勳戚大臣子弟。文宗時，每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才何如揭曼碩？」一日，出僖斯所上太平政要策，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也！」與修經世大典，累官翰林侍講學士。又總修遼金宋三「史」，卒於官。

按顧嗣立元詩選，載僖斯「詩」，題曰秋宜集，今不見於世。焦竑國史經籍志，載僖斯集一卷，今亦未見。至四庫所收之本，凡「詩」四卷，又「續集」二卷，「制」「表」「書」「序」「記」「碑誌」「雜文」八卷，乃是他的門人錫喇布哈所編。其中搜輯，雖不足以盡僖斯的著作，然師弟相傳，得諸親授，終較他本爲善。觀元詩選所載秋宜集中，曉出順承門有懷太虛絕句曰：「步出城南門，遙望江南路；前日風雪中，古人從此去」。是乃割裂漢「樂府」半首，爲僖斯之詩，而「集」中錄之，則所收亦必不甚精的。

揭傒斯的文章，敘事嚴整，語簡而當。獨於詩，則清麗婉轉，別饒風韻，與其文如出二手；然神骨秀削，寄託自深，要非嫣紅姍紫，徒矜姿媚者，所可比的。虞集嘗目其詩，如「三日新婦」，而自目所作，如「漢庭老吏」。傒斯頗不平，故作憶昨詩，有「學士詩成每自誇」之句。集見之，答以詩曰：「故人不肯宿山家，夜半驅車踏月華。寄語旁人休大笑，詩成端的向誰誇？」且題其後曰：「今日新婦老矣」！是二人雖契好最深，而「甲」「乙」間乃兩不相下。楊維禎竹枝詞序，有曰：「揭曼碩文章，居集之次，如歐之有蘇曾」；這兩句話，也許是定論罷！

四 宋學士全集

宋學士全集，明宋濂撰，凡三十六卷。濂字景濂，金華人。元末文章，以吳萊柳貫王潛三人，爲一朝的後勁。濂初從萊學，既又學於貫與潛，其授受具

有根源。又早從聞人夢吉講貫五經，其學問亦具有根柢。初入龍門山，著書十餘年。明興：與劉基同徵，見太祖，基雄邁有奇氣，濂以儒者自任；故基嘗參軍事，濂但以文學侍左右，備顧問而已。既而以疾告歸。洪武二年，復召爲元史總裁官，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後由國子司業，爲禮部主事，啓沃獻替，一以禮法，勳業爵位，雖不及基，而一代禮樂憲章，多濂所裁定。後以長孫慎一事獲罪，太祖欲處之死，幸皇后皇太子力救，乃貶茂州；至夔州卒。

按宋濂所著之文，有潛溪集，及潛溪後集，在元季已行世；洪武以後之作，劉基選定爲文粹十卷；門人方孝孺，又選續文粹十卷。今四庫所收的宋學士全集，大概是合諸書而輯成的。又有宋景濂未刻集，凡二卷。此本，乃清代順治時，濂的裔孫實穎，得文徵明家所藏舊槧，以示金壇蔣超，超擇其中今本未載者，得三十八篇，編爲此「集」，以補其遺。惟若跋何道夫所著宣撫鄭公墓銘等十一篇，皆今學士集中所已載，超蓋檢之未審；其餘二十七篇，則實屬佚

文。推究當日之意：或以元代功臣諸「頌」，及「誌」「銘」諸篇，大抵作於前朝，至明不免有所諱；或以尊崇二氏，不免過當，嫌於耽溺異學而隱之耳。

又考明史「濂本傳」，稱其：「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卷，於學無所不通。爲文醇深演迤，與古作者並。在朝：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會燕饗律歷衣冠之制，四裔貢賦賞勞之儀，旁及元勳巨卿碑記刻石之詞，咸以委濂，爲開國文臣之首。士大夫造文者，後先相踵。外國貢使，亦知其名，高麗，安南，日本，至出千金購其文集」云。是明初文學，宋濂最爲魁傑了！至濂之詩，亦與劉基並稱，但不及基的「豪縱」，更不及高啓的「情詞並茂」咧。

五 誠意伯文集

誠意伯文集，明劉基撰，凡二十卷。基，字伯溫，青田人，洪武初，爲御史中丞，封誠意伯。其勳名蓋世，而事蹟則詳諸明史「本傳」。清初禮賢錄中

箸錄其詩文雜著：凡郁離子四卷，覆瓿集十卷，寫情集二卷，春秋明經二卷，犁眉公集二卷，都各自爲書的。成化中，戴鑿等始將牠合之一帙，而冠以劉基之孫鷹等所撰的翊運錄，這是因爲其中載有「詔旨」「制敕」，故列之卷首。然其書究屬鷹編，乃用以編入卷數，致使此「集」既標劉基的名，而開卷乃他人之書，殊於體例不合。今「四庫本」，移綴是「錄」於末簡，以正其譌；其餘十九卷，則悉仍原次，以存其舊。

按劉基一生，遭逢興運，參與帷幄，祕計深謀，多所裨贊，世遂謬謂爲「前知」；凡讖緯術數之說，一切附會於基；神怪謬妄，無所不至；方技家遞相熒惑，百無一真；祇有此誠意伯集，尙真出劉基之手。其詩，則「沈鬱頓挫」，自成一派，足與明初的高啓相抗衡。其文，則「閎深肅括」，也是宋濂王禕等的流亞。楊守陳「序」謂：「子房之策，不見詞章；元齡之文，僅辨符檄；未見樹開國之勳業，而兼傳世之文章，可謂千古人豪」！這幾句話真允當極了。

。大抵他的學問智略，如耶律楚材和劉秉忠，而其文章，卻非二人所能及的。

六 遜志齋集

遜志齋集，明方孝孺撰，凡二十四卷。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吉，號正學。從學於宋濂；其文章，凡宋濂的門人，無出其右者。初，太祖召見孝孺，喜其舉止端莊，顧太子曰：「彼莊士也！我當遣斯人輔汝！」遂諭孝孺還鄉。建文帝即位，徵爲翰林學士，又進侍講。燕王舉兵南下，有僧人道衍囑之曰：「至京師，必勿殺方孝孺！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然孝孺卒以守節不屈，被僇，年四十有六。著遜志齋集。其文雄健豪放，然得力於濂者居多云。

按孝孺所著的遜志齋集：凡「雜著」八卷，「書」三卷，「序」三卷，「記」三卷，「題跋」一卷，「贊」一卷，「祭文」一「誄」一「哀辭」一卷，「行狀」一「傳」一卷，「碑」一「表」一「志」一表，「古體詩」一卷，「近體詩」一

卷。據史籍所稱，孝孺殉節後，文禁極嚴，其門人王稔，藏其遺藁。到了宣德以後，始稍稍傳播於世，故其中闕文脫簡很多。原本凡有三十卷，又「拾遺」十卷，乃後人黃孔昭和謝鐸所編的。今所行之本，把牠併爲二十四卷，那是正德中顧璘守台州時所重刊的。雖其中間雜他人之詩，要仍不失爲善本。

孝孺學術醇正，而文章乃縱橫豪放，頗出入於東坡龍川之間，蓋其志在駕軼漢唐，銳復三代，故其毅然自命之氣，發揚蹈厲，時流露於文字中。鄭瑗井觀瑣言，稱其：「志高氣銳，而詞鋒浩然，足以發之」。又說：「燕王篡立之初，齊黃諸人，爲所切齒，卽委蛇求活，亦勢不能存。若孝孺，則深欲藉其聲名，俾草詔以欺天下。使稍稍遷就，未必不接跡三楊。而致命成仁，遂湛十族而不悔，語其氣節，可謂貫金石，動天地矣！」文以人重，則斯「集」固懸諸日月，不可磨滅之書了！

七 空同集

空同集，明李夢陽撰，凡六十六卷。夢陽，字天賜，更字獻吉，慶陽人，徙扶溝。弘治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轉員外郎。應詔陳言，彈壽寧侯張鶴齡，繫錦衣獄。旋釋之，進郎中，代尙書。韓文草奏劾劉瑾，坐奸黨致仕。有空同集。夢陽才思雄鷲，與何景明等，以復古自命，皆卑視一世，而夢陽尤甚。吳人黃省曾，越人周祚，千里致書，願爲弟子。迨嘉靖朝，李攀龍王世貞出，復奉以爲宗。天下推李何王李爲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華州王維楨，以爲「七言律」自杜甫以後，善用頓挫倒插之法，惟夢陽一人而已，其言信然！

按李夢陽著有空同子一書，四庫中將牠列入「子部」。此空同集六十六卷，純爲詩文雜著，故列入「集部」。夢陽當明代中葉，倡言復古，使天下毋讀唐以後書，持論甚高，足以竦當代之耳目，故學者翕然從之，文體一變。厥後摹擬剽賊，日就窳白，論者追原本始，歸獄夢陽，其受詬厲亦最深。考明自洪武以來，運當開國，多昌明博大之音。成化以後，安享太平，多臺閣雍容之作

。愈久愈弊，陳陳相因，遂至譁緩冗沓，千篇一律。夢陽振起痿痺，使天下復知有古書，不可謂之無功。而盛氣矜心，矯枉過直，亦有瑕瑜不相掩者。

八 震川文集

震川文集，明歸有光撰，凡三十卷，又「別集」十卷。有光，字熙甫，崑山人。少時，師事同邑魏校。應嘉靖十九年進士，不第。退居安亭江上，講學著文，凡二十餘年，學者稱曰震川先生。嘉靖四十四年始成進士，年已六十了。授長興知縣，甚有治績。隆慶五年卒，年六十六。有光爲古文，雖視王慎中、唐順之二人稍晚，而趣尙略同。其文原本六經，醞釀深渾，皆粹然有道之言。當時與王唐並稱爲「嘉靖三大家」。平生尤好太史公書，頗能得「神理」云。

按歸有光著有易經淵旨，四庫中已將牠箸錄於「經部」。此「文集」一書，爲其曾孫歸莊所編訂，首「經解」，終「祭文」，凡二十有四體。至「別集

」，則首「論策」，終「古今體詩」，凡十有一體。又按，震川文集，舊本有二：一爲其族弟道傳所刻，凡二十卷，稱爲「常熟本」；一爲其子子祐所刻，凡三十二卷，稱爲「崑山本」；兩本去取，多所不同。歸莊以家藏鈔本，互相校勘，又補入未刻之文，始纂爲「全集」，刻於清朝康熙年間。前面有王崇簡徐乾學二「序」，莊又自作「凡例」，極言舊刻本的譌舛，詆斥不遺餘力。然考汪堯峯與歸莊書二篇，又反覆論其改竄之非，則莊輯亦未爲盡善。祇以舊本諸多漏略，故覺此本差爲完備耳。

嘗考王世貞，傳北地信陽之說，以秦漢之文倡率，天下無不靡然從風，相與剽剽古人，求附壇坫。有光獨抱唐宋諸家遺集，與二三弟子，講授於荒江老屋之間，毅然與之抗衡，至詆世貞爲庸妄巨子。世貞初亦牴牾，迨於晚年，乃始心折。其題有光遺象贊曰：「風行水上，渙爲文章；風定波息，與水相忘。千載惟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趣，久而自傷」！蓋其所持者正，雖以世貞的高

名盛氣，終無以奪之。自明季以來，知由韓柳歐蘇沿洄以溯秦漢的，有光實有大力。不但以「制藝」稱雄一代咧。

九 弇州山人四部稟

弇州山人四部稟，明王世貞撰，凡一百七十四卷，又「續稿」二百七卷。

世貞，字元美，太倉人。自號鳳洲，亦稱弇州山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自刑部主事，遷員外郎郎中。嘗疏辨楊繼盛之冤，爲嚴嵩所忌，出爲青州兵備副使。嵩被誅，歷任太僕寺卿，兵部右侍郎，刑部尙書。萬歷十八年，卒，年六十五。世貞始與李攀龍狎，主文柄；及攀龍歿，獨操其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顯，聲華意氣；籠蓋海內。舉天下士大夫以及山人詞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門下，片言褒賞，聲價驟起。自古文士享隆名，主風雅，領袖人倫，未有若世貞之盛的！

按王世貞所著，原有弇山堂集。此書乃彼所著別集，其曰「四部」者，因其中分「賦部」，「詩部」，「文部」，「說部」之故。正彙「說部」，凡七種：曰割記內篇，曰割記外篇，曰左逸，曰短長，曰藝苑卮言，曰卮言附錄，曰宛委餘簞，都是世貞爲鄖陽巡撫時所自刊。續稿祇有「賦部」「詩部」「文部」，而無「說部」，那是世貞致仕以後，手哀晚年之作，以授其少子士駿的；至崇禎中，其孫始刊之行世。考自古著述文集之富，未有過於王世貞的了！

王世貞的文章，摹秦倣漢，與七子——李攀龍，徐中行，宗臣，吳國倫，梁有譽，謝榛與王世貞，時人稱爲七子——門徑相同。而博綜典籍，諳習掌故，則爲其餘六子所不及。惟其早年自命太高，求名太急，虛矯恃氣，持論遂至一偏。又負其淵博，或不暇檢點，貽議者口實。故其盛時推尊之者徧天下，及其衰時攻擊之者亦徧天下。平心而論，世貞才學富贍，規模終大，譬如五都列肆，百貨具陳，真偽駢羅，良楛淆雜，而名材瓌寶，亦未嘗不雜錯其中的。

十 望溪集

望溪集，清方苞撰，凡八卷。苞，字靈皋，皖之桐城人。後移居江寧。學者稱望溪先生。少時，下筆爲古文，卽工。與兄舟，及同邑戴名世，共相切劘。迨名世以南山集下獄死，而望溪名日高。先是望溪遊京師，鄞縣萬斯同奇之，告之曰：「勿讀無益之書！勿爲無益之文！」苞終身誦之，以爲名言，遂一心窮經。通志堂九經，徐氏所雕，閱之三遍，爲文益峻潔，姜宸英編修，見所作，嘆曰：「後來之秀也！」望溪生於康熙七年，舉康熙四十五年進士，六十年，充武英殿總裁，至乾隆十四年，年八十二，始卒。

按方苞所作，有周官集註，四庫中已箸錄於「經部」。其古文雜著，生平不自收拾，故彙多散失。告歸而後，門人弟子，始爲之哀集成編。此望溪集八卷，大抵隨得隨刊，因此排列前後，頗不以年月爲詮次的。望溪於「經學」，

研究較深，故「集」中「說經」之文最多，大概指事類情，有所闡發。其古文，則以「法度」爲主。嘗說：「周秦以前，文之義法，無一不備；唐宋以後，步趨繩尺，而猶不能無過差」。是以所作，上規史漢，下倣韓歐，不肯少軼於規矩之外。雖大體雅潔，而變化太少，終不能絕去町畦，自關門戶。然其所論古人樂度，與爲文之道，頗能沈潛反覆，而得其意之所以然。

又考望溪之文，雖蹊徑未除，而源流極正，近時爲唐宋八大家之文的，都以望溪爲不失舊軌。望溪初至京師，見時輩言古文的，多稱錢牧齋。嘗私語汪武曹何屺瞻曰：「牧齋文，穢惡藏於骨髓，一如其人；有或效之，終不可滌濯！」武曹輩起初頗以爲訝，既乃服其非過言。要之；自清初侯方域，魏禧，汪琬，姜宸英等諸人，一矯明末的遺風，振唐順之歸有光的餘緒，於是士多好尙古文。及方苞出，以同邑劉大樞，有韓歐之才，遂傳其學於劉氏；劉氏又傳之姚鼐，故當時有「天下文章，盡在桐城」之語；後人稱之爲「桐城派」，終清

之世不絕。

第六章 總集類

自魏文帝始行集錄陳徐應劉之文；其後因「文集」日繁，散漫而無統紀，於是「總集」一門，便興起了。「總集」之作：一則可以網羅放佚，使零章殘什，都得有所歸依；一則可以刪汰繁蕪，使莠稗咸除，而菁華得以畢出；這當然是可爲文章的衡鑒，著作的淵藪了。詩「三百篇」，古人既列爲經部；而王逸之所哀集的，又僅楚辭一家；故其「體例」之所成，以藝文類聚爲最，而王「總集」之始。此書現雖亡佚，然尙散見於藝文類聚中，蓋用分體編錄的。

「總集」所存之書，自文選而下，互有得失。至宋代真德秀的文章正宗，始別出「談理」一派，而「總集」遂判爲兩途。然其書文質相扶，理無偏廢，各明一義，未害同歸。惟末學之人，循其聲氣，主持過當，致使方言俚語，俱

入諸詞章，而麗製鴻篇，反橫遭嗤點，是則併德秀的本旨而失去了。「總集」之傳於今世的，自然以昭明文選爲最古，而徐陵的玉臺新詠次之，這兩部書：並可爲「總集」的型模，而亦後世一切「總集」之所取則的。

今纂述「總集」之書，自梁蕭統的昭明文選以下，凡得十有一家：曰徐陵的玉臺新詠，曰宋白等的文苑英華，曰姚鉉的唐文粹，曰呂祖謙的宋文鑑，曰真德秀的文章正宗，曰蘇天爵的元文類，曰程敏政的明文衡，曰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鈔，曰王志堅的四六法海，曰張溥的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曰蔡世遠的古文雅正，以上所列，都是箸錄於四庫的。至最近「總集」之書，如姚鼐的古文辭類纂，曾國藩的經史百家雜鈔等，概不論述。

一 昭明文選

昭明文選，梁蕭統所編。統，卽昭明太子。史稱其：「築文選樓，引劉孝

威庾肩吾等，討論墳籍，謂之「高齋十學士」，成文選三十卷，這是吾國編輯文字最古之書。其「集」中，首列「賦體」，以下爲「詩」「論」等作品，而「賦」與「詩」兩種，又以其「命意」的不同，各標「名目」。觀其「自序」中，有曰：「次則「箴」興於補闕，「戒」出於弼匡，「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美終則「誄」發，圖像則「讚」興；又「詔」「詰」「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篤」「詞」「引」「序」，「碑」「碣」「誌」「狀」，衆制蜂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器，並爲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爲悅目之翫；作者之致，蓋云備矣！」文選中的各種體製，大概如上所述。後之論者，謂其「分類乖謬，詮擇不善」，這也許是草創之初，不能避免的訾議。

文選一書，可謂集屈宋以來，至六朝梁初一般作家「文學」的大成。其中

典贍宏博的篇什很多，自非借重於「註釋」不可。此書的註釋，據四庫總目所載，凡有二家：一唐李善文選註，計六十卷；二六臣註文選，亦六十卷。李氏文選註，將原書每卷各分爲二。按新唐書李邕傳，稱其：「父善，始註文選，釋事而忘義；書成，以問邕，邕意欲有所更，善因令補益之，邕乃附事見義」；故此兩書，並行於世。今所傳本，事義兼釋，似爲李邕所手定。其書自南宋以來，皆與「五臣註」合刊，名曰六臣註文選，而善註的單行本世遂罕傳，今四庫所著錄之本爲毛晉所刻，雖稱從「宋本」校正，而其中舛互之處尙多咧！

六臣註文選，凡六十卷，爲唐人呂延濟，劉良，張詠，呂向，李周翰，五人所註，並合李「註」而稱之。按，唐顯慶中，李善受曹憲文選之學，爲之作「註」。至開元時，工部侍郎呂延祚，復集五人之「註」而表進於朝，其中頗詆善之短，而述「五臣」之長。今觀所註，迂陋鄙倍之處，亦頗不少，而以空疏臆見，輕詆通儒，亦多見其不自量耳！是書，本與「李善註」別行，故唐書

藝文志中，各自箸錄。至陳振孫書錄解題，始有六臣文選之目，這是南宋以來，偶與「善註」合刻，取便參證的。乃元明至今，遂轉相沿襲，併爲一集，而「五臣」乃得附驥以傳，蓋亦幸甚了！然其疏通文意，很有可採之處。唐人著述，傳世已稀，固不必竟爾廢止的。

一一 玉臺新詠

玉臺新詠，陳，徐陵所編，凡十卷。陵有孝穆集，已箸錄於「別集」，這是他所選梁以前的詩。按，劉肅大唐新語，稱：「梁簡文爲太子，好作豔詩，境內化之。晚年，欲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爲玉臺集，以大其體」。據此，則是書作於梁時，而題稱陳者，殆後人所追題的。其書前八卷，爲自漢至梁的「五言詩」，第九卷爲「歌行」，第十卷爲「五言」二韻之詩，雖其中皆取綺羅脂粉之詞，而去古未遠，猶有講於溫柔敦厚之遺，未可概以淫豔斥之的。

今四庫所收的玉臺新詠，爲趙宦光家所傳的「宋刻本」，有永嘉陳玉父重刻「跋」，最爲完善。間有後人附入之作，如武陵王閨妾寄征人詩，沈約八詠之六諸篇，皆一一註明，尤爲精審。此書，大唐新語中，稱玉臺集，元和姓纂中，亦稱梁有聞人蒨，詩載玉臺集；然隋書經籍志，已稱玉臺新詠，則玉臺集之稱，也許是相沿的省文罷？清人紀容舒有玉臺新詠考異十卷。因是書自明代以來，刊本不一，非惟字句異同，卽所載諸詩，亦復參差不一，故考辨頗見詳悉。——雖未必一一能復徐陵之舊，而較諸明人任臆竄亂之本，則爲有據了！

三 文苑英華

文苑英華，凡一千卷，宋太平興國七年，李昉，扈蒙，徐鉉，宋白等奉敕所編；續又命蘇易簡，王祐等參修；至雍熙四年，書成；——這是宋代四大書之一。按梁昭明太子撰文選三十卷，迄於梁初爲止。此書所錄的則起於梁末，

蓋卽以上續文選的。至其分類編輯，體例上亦略與文選相同，而門目則更爲繁碎，那是因爲後來文體日增，而非舊目所能概括之故。宋周必大的平園集中有是書「題跋」，極稱其收羅太濫，不若姚鉉唐文粹之由簡故精，所以盛行云。

今考隋唐以來，千百年間，詩文所存，已漸減於舊時文集。卽宋史藝文志中所箸錄的，亦幾十不存一。例如，李商隱的樊南甲乙集，久已散佚，今所存的，乃全從文苑英華中錄出；又如，張說集雖有傳本，而以文苑英華所載之文，互相參校，尙遺漏「雜文」六十一篇；是則考覈唐文者，祇賴此書的存在，亦實爲著作的淵海了。今四庫所收之本，爲明朝萬曆中所刊，校正頗詳，在活字版太平御覽之上。宋彭叔夏有文苑英華辨證十卷，考核精密，用意謹嚴，很可以供參考之用。

四 唐文粹

唐文粹，宋姚鉉所編，凡一百卷。這是「斷代選文」的創始者。按，陳善捫蝨新話中，以姚鉉爲徐鉉，那是差誤的。姚鉉，字寶臣，廬州人。太平興國中，第進士，官至兩浙轉運使，事蹟具見宋史「本傳」。是編所收的，內容微與文苑英華不同，例如：「文賦類」中，祇取「古體」，而「四六」之文不錄；「詩歌類」中，亦惟取「古體」，而「五七言近體」不錄。大概詩文儷偶，都莫盛於唐；盛極而衰，流爲俗體，亦莫雜於唐；姚鉉欲力挽其末流，故其體例如是。是則於歐梅未出以前，毅然欲矯五代之弊，與穆修柳開相應者，實自鉉始的。

又按書中，如杜審言「臥病人事絕」一首，較「集本」少後四句，則鉉亦有所刪削。又如，岑文本請勤政改過疏之類，都是文苑英華所不載。其蒐羅亦云廣博。而王得臣塵史中，乃譏其未見張登集，殊失之苛。惟文中芟去韓愈平淮西碑，而仍錄段文昌作，未免有心立異。至如，陸龜蒙的江湖散人歌，皎然

的古意詩之類，一概收入，亦未免過求朴野，稍失別裁了。然論述唐文的，終以是書爲總匯，不以一二小疵，而掩其全美的。

五 宋文鑑

宋文鑑，凡一百五十卷，南宋時，呂祖謙所編。祖謙，字伯恭，號東萊，婺州人，其事蹟具見宋史「本傳」。按，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日記，稱：「臨安書坊，有所謂聖宋文海者，近歲江鈿所編，孝宗得之，命本府校正刻版。周必大言其去取差誤，遂命祖謙校正，於是盡取祕府及士大夫所藏諸家文集，旁採傳記他書，悉行編類，凡六十一門」。又按此本，不著爲祖謙所編，原本爲崔敦詩改本。然考朱子語錄，稱：「文鑑收蜀人呂陶論制師服一篇，爲敦詩所刪，」，此本六十一卷中，仍有此篇，那非敦詩的改本，確然無疑了。

更考呂祖謙爲此書，當時頗不滿於衆口。張端義貴耳集，稱：「東萊修文

鑑成，獨進一本，滿朝皆未得見，惟大璫甘鬲有之，公論頗不與得旨」。又張
栻與朱子書，有曰：「伯恭好斂精神於閒文字中，何補於治道？何補於後學」
？而朱子語錄，記其選錄五例，亦微論其去取有未當。蓋一時皆紛紛訾議。祇
有陳振孫書錄解題，記朱子晚年語學者曰：「此書編次，篇篇有意；其所載「
奏議」，亦係當時政治大節，祖宗二百年規模，與後來中變之意，盡在其間，
非「選」「粹」比也」。然則朱子亦始未嘗不非之，殆日久而後論定麼？

六 文章正宗

文章正宗，宋真德秀編，凡二十卷，又「續集」二十卷。是書分「辭令」
，「議論」，「敘事」，「詩歌」四類，錄左傳國語以下，至於唐末的作品，
——「總集」之選錄左傳國語的，自此編始，——其持論甚嚴，大意主於「論
理」而不「論文」。按劉克莊後村詩話，有曰：「文章正宗初萌芽，以「詩歌

「一門，屬予編類，且約以「世教民彝」爲主，如「仙釋」「閨情」「宮怨」，皆弗取。余取漢武帝秋風辭，西山曰：「文中子亦以此「辭」爲悔心之萌，豈其然乎？」意不欲收，其嚴如此。……凡余所取而西山去之者大半。又增入「陶詩」甚多，如「三謝」之類多不收」。推詳他的詞意，又若有所不滿於德秀者。大概「道學」之儒，與「文章」之士，各明一義，固不可得而強同的。

顧炎武日知錄，亦說：「真希元文章正宗所選詩，一掃千古之陋，歸之正旨；然病其以理爲宗，失詩人之趣。且如古詩十九首，雖非一人之作，而漢代之風，略具乎此。……必以防淫正俗之旨，嚴爲繩削，雖矯昭明之枉，恐失「國風」之義。六代浮華，固當刊落，必使徐庾不得爲人，陳隋不得爲代，毋乃太甚？——豈非執理之過乎？」以上所論，最爲平允，且能深中其失的。又有「續集」二十卷，都是北宋之文，闕「詩歌」「辭命」二門，僅有「敘事」「議論」。而末一卷「議論」之文，又有錄無書，大概是未成之本。舊時附「前

集」以行，故今亦並存之。

七 元文類

元文類，凡七十卷，又「目錄」三卷，元蘇天爵所編。是書所錄諸作，自元初迄於延祐，正元文極盛的時候。內容凡分四十有三類；而「理序」則仿史記「自序」與漢書「敘傳」之例，區爲十五類；蓋「目錄」是標其詳，而「序」則撮其綱的。天爵三居史職，預修武宗文宗「實錄」，其所著作，自名臣事略外，尚有松廳章奏，及春風亭筆記諸書，於當代掌故，最爲嫻習。而所作滋溪文集，詞章典雅，亦足追蹟前賢。故此編元文類中，去取精嚴，具有體要，自元興以至中葉，英華採擷，略備於斯了。

論者或謂蘇天爵的元文類，可與姚鉉的唐文粹，呂祖謙的宋文鑑，鼎立而三。然鉉選「唐文」，因襲宋白的文苑英華；祖謙選「北宋文」，因襲江鈿的

宋文海，不過又稍稍以諸集附益其中罷了。至於天爵是編，無所憑藉，而蔚然媲美二書，其用力可云勤摯了！陳旅「序」其篇末，稱：「天爵此書，所以纂輯之意，庶幾同志之士，相與博採而嗣錄之」。然而終元朝一代，卻沒有人續纂其書的，這也可以見其難能了。

八 明文衡

明文衡，凡九十八卷，明程敏政所編。此書；首代言爲詞臣奉敕撰擬之文，次「賦」，次「騷」，次「樂府」，次「琴操」，次「表箋」，次「奏議」，次「論」，次「說」，次「解」，次「辨」，次「原」，次「箴」，次「銘」，次「頌」，次「贊」，次「七」，次「策問」，次「問對」，次「書」，次「記」，次「序」，次「題跋」，次「雜箸」，次「傳」，次「行狀」，次「碑」，次「神道碑」，次「墓碣」，次「墓誌」，次「墓表」，次「哀誄」，

次「祭文」，次「字說」，凡三十有八目：一切悉從玉臺新詠之例。至題作者姓名，祇有方孝孺則書「字」，蓋是「靖難」以後，文禁稍弛，而尚未全解，故左其文而隱其名的。

然考之書內：「琴操」闕一首，「表」闕四首，「奏議」闕十首，「辨」闕一首，「頌」闕一首，「贊」闕二首，「記」闕十一首，「序」闕十五首，「題跋」闕四首，「雜著」闕一首，「傳」闕一首，「神道碑」闕十一首，「墓碣」闕四首，「墓誌」闕八首，「墓表」闕二首，「祭文」闕二首，都是有錄無書，各註「闕」字於目錄中，不知是何緣故？又其所錄，如吳訥文章辨體的「序題」，劉定的「雜志」之類，都非文體，而亦探入，是則有乖體例。然所錄皆洪武以後，成化以前的文章，無「七子」末流摹擬詰屈的偽體。今欲稽考明初之文的，固當以是編爲正軌了。

九 唐宋八大家文鈔

唐宋八大家文鈔，凡一百六十四卷，明茅坤所編。按明史文苑傳，稱：「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順之。順之所箸文編，唐宋人自韓，柳，歐，三蘇，曾，王八家外，無所取，故坤選八大家文鈔」。更考明初，有朱右者，已採錄韓，柳，歐陽，曾，王，三蘇之作，爲八先生文集，實遠在坤前，然朱右的書，今已不傳了。祇有茅坤此集，爲世所傳習。其中：凡韓愈文十六卷，柳宗元文十二卷，歐陽修文三十二卷，附五代史鈔二十卷，王安石文十六卷，曾鞏文十卷，蘇洵文十卷，蘇軾文二十八卷，蘇轍文二十卷。

是書初刊於杭州，歲久漫漶。至萬曆中，坤之孫著，復爲訂正而重刊之，始以坤所批五代史，附入歐文之後，故今所傳行的，皆著重訂之本。至考「集」中所述錄，大抵是爲「舉業」而設；評語疏舛之處，尤不可枚舉。清儒黃宗羲，有答張自烈書，謂其：「韓文內孔司勳誌，不曉句讀；柳文內與顧十郎書，誤疑十郎爲宗元座主」。又謂：「其圈點批抹，亦多不得要領」。這都能切

中其病。然「八家全集」浩博，學者徧讀爲難，坤所選錄，尙得煩簡之中。「集」中「評語」，雖所見未深，而亦足爲初學的門徑。一二百年以來，家弦戶誦，固亦有其故哩。

十 四六法海

四六法海，凡十二卷，明王志堅所編。按，秦漢以來，自李斯諫逐客書，始「點綴華詞」；鄒陽獄中上梁王書，始「疊陳故事」；這是「駢體文」的漸萌。其後「符命」之作，則有封禪書，典引；「問對」之文，則有答賓戲，客難；駸駸乎偶語漸多了。沿及晉宋，「格律」遂成。流迨齊梁，「體裁」大判。其由質實而趨麗藻，率多莫知其然而然，實皆源出於古文，承流以遞變的。自此以後，輾轉相沿，逐其末而忘其本，故周武帝病其「浮靡」，隋李諤論其「佻巧」，唐韓愈尤斷斷於「古文」「時文」之辨。降而愈壞，一濫於宋人的

「啓劄」，再濫於明人的「表判」，剗髮皮毛，轉相販鬻，或塗飾而掩情，或堆砌而傷氣，或雕鏤纖巧而傷雅，於是「四六」遂爲作者所詬病了。這也許是作「四六」的人，不知與「古體」同源，以致愈趨愈下，而有以啓議者之口麼？

王志堅此篇所錄，下迄於元，而能上溯於魏晉。如「敕」，則托始於宋武帝；「冊文」，則托始於宋公；「九錫文表」，則托始於陸機，桓溫，謝靈運；「書」，則托始於魏文帝，應瑒，應璩，薛綜等；「序」，則托始於陸機；「論」，則托始於謝靈運；大抵皆變體之初，儷語散文，相兼而用。其自齊梁以至唐人，亦都取不甚拘於「對偶」的，俾讀者知道「四六」之文，運意遣詞，與古文不異，故於此體，深爲有功！至於每篇之末，或箋註他的本事，或考證他的異同，或臚列他的始末，也都原原本本，語有實徵，決非明代其他選本所可及的。又據其「凡例」中所述，雖是爲「舉業」而作，實則「四六」的源

流正變，已具備於此編了。

十一 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

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凡一百十八卷，明張溥所編。按，自馮惟訥輯詩紀，而漢魏六朝的「詩」匯於一編；自梅鼎祚輯文紀，而漢魏六朝的「文」匯於一編；自張燮輯七十二家集，而漢魏六朝的「遺集」匯於一編。張溥此「集」，即以張氏書爲根柢，而取馮氏梅氏書中其人著作稍多的，排比而附益之，以是書。惟因卷帙既繁，不免貪多務得，失於限斷；編錄亦往往無法，考證亦往往未明，今舉其疏舛之處，略述如下：

- (1) 本係「經說」而入之集的，如董仲舒集，錄「春秋陰陽」是。
- (2) 本係「史類」而入之集的，如荀悅集，全錄「漢紀論」之類是。
- (3) 本係「子書」而入之集的，如諸葛亮集，錄心書是。

- (4) 有牴牾顯然而不辨的，如張衡集錄周天大象賦，稱魏武「黃星」之類是。
- (5) 有是非疑似而臆斷的，如陳琳傳中，有「袁紹使掌書記」一語，遂以三國志註中紹冊烏桓單于文，錄入琳集是。
- (6) 僞妄無稽而濫收的，如東方朔集，錄真仙通鑑所載的十洲記序之類是。
- (7) 移甲入乙而不覺的，如庾信集，錄楊炯文二篇是。
- (8) 有採摭未盡的，如束皙集所錄餅賦，僅寥寥數語是。
- (9) 有割裂失次的，如鍾會集中，成侯命婦傳截爲兩篇是。
- (10) 可以成集而遺之的，如枚乘之七發，忘憂館柳賦，諫吳王書，及玉臺新詠所載「古詩」，可成一卷，而竟擯落不載是。
- 然其中，州分部居，以文隸人，以人隸代，使唐以前作者遺篇，一一略見其梗概，雖因人成事，要不可謂之無功的。

十一 古文雅正

古文雅正，凡十四卷，清蔡世遠所編。是集所選錄的，自漢至元之文，凡二百三十六篇。前有「自序」，曰：「名之曰「雅正」者，其辭雅，其理正也。」。按，詩大雅，小雅，及爾雅，古時註疏，都訓爲「正」。然史記五帝本紀，稱：「百家言五帝，其文不雅馴」。司馬相如傳，稱：「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顧野王玉篇，亦曰：「雅，儀也；嫻，雅也」。是則自漢以來，「雅」已分兩訓，世遠題名，蓋用此義的。嘗考「總集」之傳，惟文選盛行於歷代，殘膏賸馥，沾溉無窮，然其中有乖名教之文，簡牘並列，頗爲後世所譏，是「雅而不正」了。至真德秀文章正宗，其持論一準於理，而藏書之家，但充插架，無人起而攻之，嗜而習之，豈非「正而未雅」嗎？

蔡世遠此集：以「理」爲根柢，而「體雜語錄」者不登；以「詞」爲羽翼，而「語傷浮豔」者不錄；劉勰所謂：「扶質立幹，垂條立繁」者，殆庶幾乎？因此百餘年來，傳誦藝林，真是不虛的。或以姚鉉刪文苑英華爲唐文粹，駢

體皆所不收；而此「集」有李諤論文體書，張說、宋公遺愛碑頌諸篇，似乎稍濫。不知「散體」之變「駢體」，猶「古詩」之變「律詩」，但當論其「詞義」的是非，不必論其「格律」的今古。杜甫集中，「近體」強半，論者不說其格卑於「古體」；獨於文，則「古文」「四六」，判若鴻溝，是亦不充其類了。此「集」之中，兼收儷偶，正世遠深明文章正變之故，又何足爲累呢？

第七章 詩文評類

吾國古代的文章，莫盛於兩漢，渾渾灑灑，文成法立，殆無「格律」之可拘。建安黃初之間，體裁漸備，而「詩文評」之書以起。「詩文評」之作，莫先於魏文帝的典論，蓋出於人倫月旦之風，與詞賦詼嘲之習。嘗考：「後漢」之世，競尚標榜，務求聲氣；及乎建安，文士「好爲詆訶」，而才有不逮；及典論既出，始見黜陟得情，品題平允。晉世俗尚清談，評議之風尤甚，故流別

翰林之屬，略有數家。齊梁之際，士人「習於輕警」，於是臧否黑白，頗見篇章，而譏評之風，遂於斯爲甚！例如卞彬之賦蚤，鍾旼之議鮓，都是巧給舞文，取儔當代的。

卞彬，鍾旼而外，又有旼之弟嶸，因沈約的不見知，退遺詩評，於沈箸其微詞。同時劉勰彥和，亦箸文心雕龍。由是吾國「詩文評」之作，其勒爲一書，而傳至今日的，斷自鍾嶸劉勰始！勰之書，究文體的源流，而批評他的工拙；嶸之書，第作者的甲乙，而推溯他的師承；爲例固各有不同的。至於皎然詩式，備陳法律；孟棨本事詩，則旁採故實；劉攽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則又體兼「說部」；後有所論箸的，總不出此「五例」中了。

宋明兩代，都好爲議論，故所撰尤繁。雖宋人務求深解，多穿鑿之詞；明人喜作高談，多虛僞之論；然汰糟粕，採擷菁英，每足以考證舊聞，觸發新意的。隨書經籍志，以「詩文評類」附於「總集」之內；唐書以下，則並附於「

「集部」之末，別立此門；豈非以其討論瓊瑜，別裁真偽，博參廣考，亦有裨於文章麼？今纂錄「詩文評類」之書，凡得六種：曰文心雕龍，曰詩品，曰文章緣起，曰本事詩，曰六一詩話，曰中山詩話是。

一 文心雕龍

文心雕龍，梁劉勰撰，凡十卷。勰，字彥和，東莞莒人。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娶妻，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十餘年。博通經論，昭明太子深愛接之。天監中，兼東宮通事舍人，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後出家爲僧。所著文心雕龍一書；自原道以下二十五篇，論「文章的體製」；神思以下二十四篇，論「文章的工拙」；合序志一篇，共爲五十篇。據序志篇稱，上篇以下，下篇以上，本止二卷。然隋書經籍志，已作十卷，這大概是後人所分的。又據時序篇中所言，此書實成於齊代，而題署稱「梁通事舍人劉勰撰」，亦是後人所

追題的。

按史稱文心雕龍初成，未爲時流所重。魏自重其文，欲取定於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負其書，候約出，干之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便命取讀，大重之，謂其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云。今考是書，自元代至正時，以訖明萬歷中，凡經五刻，內中隱秀一篇，都有闕文；明末，常熟錢允治，稱得阮華山「宋槧本」，鈔補四百餘字，然其書晚出，別無顯證，其詞亦頗有不類於齊梁人語，很屬可疑。至其他字句舛譌之處，自楊慎朱謀壘以下，遞有校正，而不免於妄改者亦多。清人黃叔琳，有文心雕龍輯註十卷，蓋取明梅慶生「註」，重爲刪補，以成此編的，內容尙見詳備云。

二 詩品

詩品，梁鍾嶸撰，凡三卷。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與其兄昉，弟嶼，

並好學，有名於齊。永明中，爲國子生，王儉舉本州秀才，起家王國侍郎。入梁，仕至晉安王記室，卒於官。嶸，學通周易，詞藻兼長。至其所品古今「五言詩」，自漢魏以來，一百有三人，論其優劣，分上中下三品，每品之首，各冠以序，皆妙達文理，可與文心雕龍並稱。清代王士禛，極論其：「品第之間，多所違失」；然梁時迄今，遠隔千年，遺篇舊製，什九不存，未可以掇拾殘文，定當日全集的優劣。惟論某人源出某人，若一一親見其師承者，則不免有所附會耳。

然按葉夢得《石林詩話》曰：「魏晉間人詩，大抵專工一體，如「待宴」「從軍」之類；故後來相與祖習者，亦但因其所長取之耳；梁鍾嶸作詩品，皆云某人詩出某人，亦以此」。其說亦未嘗無見。更考史籍，稱鍾嶸嘗求譽於沈約，約弗爲獎借，故嶸怨之，列約詩於「中品」。夫約詩的列入「中品」，未能算是排抑。惟其「序」中，深詆「聲律」之學，有曰：「蜂腰」「鶴膝」，僕

病未能，「雙聲」「疊韻」，里俗已具；是則攻擊約說，顯然可見，而史所
言的，也不盡無因了。又詩品一百三人中，祇有王融稱王元長而不著其名，或
疑其有所私尊，然徐陵的玉臺新詠，亦惟王融書「字」；大概齊梁之間，避齊
武帝之諱，故以「字」行，實無他故的。

三 文章緣起

文章緣起，凡一卷，舊題梁任昉撰。昉與梁武帝，沈約，范雲等，同在「
竟陵八友」之列，文彩彬彬，不減建安鄴下之盛。按隋書經籍志，載有任昉文
章始一卷，稱「有錄無書」，是其書在隋時已亡失了。又按唐書藝文志，亦載
任昉文章始一卷，註曰「張績補」；張績不知何許人？然在唐已補其亡，則唐
時無此書，又可知了。宋人修太平御覽，所引書一千六百九十種，若蔡虞的文
章流別，李充的翰林論之類，無不備收，亦無此名。惟王得臣塵史中，有曰：

「梁任昉集秦漢以來文章名之，始目曰文章緣起，自「詩」，「賦」，「離騷」，至於「勢」，「約」，凡八十五題，可謂博矣！是則文章緣起之名，也許在這個時候始有麼？

今細檢書中所列，引據很多疏誤，例如：以「表」與「讓表」，分爲兩類；「騷」與「反騷」，別立兩體；「挽歌」云起繆襲，不知薤露之在前；玉篇云起凡將，不知蒼頡之更古；崔駰的達旨，卽揚雄解嘲之類，而別立「旨」之一名；崔瑗草書勢，乃論草書之筆勢，而強標「勢」之一目；凡此：都不足據爲典要的。至於「謝恩曰章」，文心雕龍中，載有明釋，乃直以「謝恩」二字，爲文章之名，尤屬未協，疑爲人依託以成書的。明人陳懋仁嘗爲之註。清代方熊更附益之。凡編中：題「註」字的，皆懋仁語；題「補註」兩字的，皆熊所加。其註：每條之下，蔓衍論文，多摺摭戴虞李充劉勰之言，而加以王世貞的藝苑卮言之類，未爲精要；其於本書，雖間有考證，而失於糾駁的地方尙多。

明。

四 本事詩

本事詩，唐孟棻撰，凡一卷。棻字初中，爵里未詳。新唐書藝文志，載有此書，題曰孟啓；然諸家的稱引，都作「棻」字，疑唐志是差誤的？是書，前有光啓二年「自序」云：「大駕在褒中」，蓋作於僖宗幸遊興元的時候。其中所錄，都是採取歷代詞人緣情之作，敘述他的「本事」，凡分：「情感」，「事感」，「高逸」，「怨憤」，「徵異」，「徵舊」，「嘲戲」等七類。至其所記的事，內中祇有樂昌公主及宋武帝兩條，為六朝時事，其餘都屬唐代的人。

嘗考其中：士人代妻答詩一首，韋毅才調集，則作葛鸞兒，二人時代，相去不遠，蓋傳聞異詞之故；又薔薇花落一詩，乃賈島刺裴度作，而棻所記，不

載他的緣起，疑是傳寫脫誤之處？至若李太白的「飯顆山頭」一詩，論者頗以爲失實。——然唐代詩人的軼事，多賴此以存，亦「談藝」者所不廢的。晁公武讀書志，載五代時有處常子者，嘗續柴書爲二卷，仍依柴例，分爲七章，然皆爲唐人之詩；惜其書今佚不傳，所僅存的，祇此孟棻的原著而已。

五 六一詩話

六一詩話，宋歐陽修撰，凡一卷。此書前面，有「自題」一行，稱：「退居汝陰時，集之，以資閒談」。這大概是在熙寧四年，致仕以後所作，隔一年而修死，這是他晚年最後之筆了。陳師道后山詩話中，說「修不喜杜甫詩」；葉夢得石林詩話中，又說「修力矯西崑體」；而此編載「論蔡都尉詩」一條，及「劉子儀詩」一條，則殊不盡然。又毛晉的「後跋」，其所辨正的，亦屬公論。

又考書中，如「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一聯，今見杜荀鶴唐風集中，而修乃認作周朴的詩，或有詆其謬誤者。然考宋吳聿的觀林詩話，稱：「杜荀鶴詞句鄙惡，世所傳唐風集首篇，「風暖鳥聲碎」兩句，甚疑其不類荀鶴語，及觀唐人小說，見此詩乃周朴所作」云云，則此詩一作周朴，實有根據，修之所論，也不爲誤。惟「九僧」之名，頓遺其八；司馬光續詩話中，乃爲補之，是其記憶偶疎之故罷！

六 中山詩話

中山詩話，宋劉攽撰，凡一卷。按史稱當熙寧元祐之間，攽兄弟以博洽名一世，而吟詠則不甚著，祇此「論詩之語」獨傳。宋人所引，多稱劉貢父「詩話」，而此本名曰「中山」，疑其本無標目，後人因將其「郡望」追題，以別於他家詩話的。花蕊夫人宮詞，本有一百首，而攽的「詩話」中，稱僅見三十

餘篇，疑王安國初傳此書的時候，或好事者有所摘鈔，而攷則未見其全本呢？

又考此書，其中論詩之處，很有許多「影撰」，「失當」，及「考正未審」的弊病。而所載「嘲謔」之詞，尤爲冗雜；史稱攷好談諧，嘗坐是爲馬默所彈；這些「嘲謔」之詞，也許他性之所近，不覺濫收耳。大概北宋的「詩話」，祇有歐陽修，司馬光，及劉攽三家，號爲最古。此編較之歐陽司馬二氏，雖似不及，然放在元祐諸人之中，學問最有根柢；其考證論議，可取者多，究非江湖末派，鈎棘字句，以空談說詩者，所可比的！



世 界 書 局 印 行

白屋文話

……劉大白著一冊九角

中國文學

……隋樹森譯一冊五角

中國文學ABC

劉麟生著一冊
精裝六角
平裝五角

中國文學提要

……王羽編一冊三角

國學研究——經部

顧藎丞著一冊七角

國學研究——史部

顧藎丞著一冊七角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出版

國學研究 (全四冊)

第四冊集部定價銀七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著者 顧 藹 丞

出版者 世 界 書 局

印刷者 世 界 書 局

不 准 翻 印

發行所 上海各省 世界書局

